

留東外史 第六集



留東外史第六集

不肖生著
跛子批點

第九十一章 不肖生偷閑續史 周之冕對友號喪

第五集書正寫到黃文漢和圓子決裂了。圓子失蹤之後。黃文漢同下女尋找了半月。沒有消息。便留了一百塊錢。並這半月的日記。在持田家。即匆匆的乘博愛丸返國。應居覺生之聘。往山東濰縣去了。書就是那們中止。

外史一集至五集本來是以黃文漢為線索。黃既回國亦不得中止。料想看留東外史的諸公。看到那裏沒有個了斷。心中必也有些沈悶。並且對於圓子沒有下落。必然覺得有些遺憾。但是諸公心目中祇一個圓子沒下落。在著者心目中更有無窮的恨事。趣事。不會寫完。若就是那們中止。不繼續下去。不更遺憾不堪嗎。好在著者今日閑着無事。正好重理筆硯。一件一件的寫了出來。給諸公破悶。於今且說周撰自和鄭紹畋因分肥不勻。加以雙方吃醋。改散貸家之後。第二集三幾集書中都不曾提他的事。雖在第六十章裏面從鄭紹畋口中略略的道了他一點兒踪跡。但不是他的正傳。此刻却要借他開場。話說周撰雖明知道松子與鄭紹畋生了關係。散夥之後。却不肯與松子拆開。大當其開眼忘八在深川區覓了個貸間。仍和松子居住。在周撰並不是愛戀松子。不捨得拆離。祇因為他們在要好的時候。周撰做給松子的衣服及零星裝飾品不少。就這般容易的拆離。覺得太便宜了。松子祇得裝糊塗。再和松子鬼混。寫出松子那

第九十一章 不肖生偷閑續史 周之冕對友號喪

第九十一章 不肯生偷閑續史 周之冕對友號喪

二

知道周撰的存心見周撰說公費沒有領下來手中窘迫便拿首飾去當了充家用不到二三個月月光景當的當的賣的賣已將首飾弄了個乾淨又借着歸國沒有旅費哄着松子將衣服也當了周撰拿了錢真個跑回湖南去了騙得松子一個人住在那深川區的貸間內死等開眼忘八得周撰跑回湖南不知怎的運動回到日本居然進了連隊這連隊不像學校不能任意在外面歇宿便瞞了松子不與他見面松子雖明知道周撰已來日本進了連隊祇是不敢去會寫了幾次信去也不得回信祇氣得終日在那些平日和周撰往來的朋友家探聽打算遇見的時候卽扭着不放丟周撰的臉伏這且放下此一段開場白是追述前事爲周撰騙娶陳萬女士一回作引子且說康少將那日在春日館請酒和

楊小暴徒爭着拉下女的那個柳夢茹他原來也是一個三等的亡命客在他原籍做了一任縣知事狠撈了幾

個昧心錢和大衆亡命到日本來奇聞笑話也不知鬧過了多他的年齡在四十左右生得六尺來身體肥胖得和一座黑塔相似滿面絡腮鬍子濃眉巨眼遠望去却狼像有些威儀所以人家都替他取個綽號叫做天尊

細寫形狀並不是爲了天尊二字做注脚實是爲下回舞獅子添色彩也

他自己却非常得意也時時自命爲天尊和他來往最親密的除周撰之外與他同

亡命的幾個同鄉都和他十分要好有一個住在仲猿樂町的周之冕第四集書中吳大鑾要去刺蔣四立託名是替姓周的傳話便是這位先生他和陳學究是好友所以才能夠在陳學究口中探出吳大鑾行刺的消息去報告日本警察更是柳夢茹的八拜至交柳

夢茹到日本來練習了兩三個月日本話普通應用的話都說到上口了卽在神田北神保町竹之湯澡堂子隔

壁尋了個貸間住下這貸間的房主人就祇母女兩個母親五十來歲女兒二十歲名叫貞子生得奇醜不堪却

終日塗脂抹粉打扮得在遠處望了活是個美人樣子職人多柳夢茹在尋房子的時候見了這貞子已是非

賞識及搬了進去。禁不得貞子百般的殷勤招待，更顧不得天尊身分，便和貞子結起歡喜緣來。以曉通曉當熱心，心相印何況招待。

殷勤 這日柳夢菇正在房中和貞子閑話，周之冕走了來，一進門，見了柳夢菇，即伏身跪了下去，磕了個頭。尋候教

起嚇得柳夢菇和貞子連忙立起身來，怔怔的望了周之冕，不知是何緣故，祇見周之冕磕了頭，站起來，淚眼婆

娑的，哽咽着說道：我於今真成了天下的第一個罪人了。說話說得好聽的十，九不是由衷之言。說着，更嗚嗚的哭了起來。柳夢菇忙

抽出個蒲團來，給周之冕坐。一邊帶着安慰的聲音說道：老弟，有甚麼事，祇管從容說出了，好大家設法，何必是

這般悲傷。周之冕雙手捧着臉，仍是哭個不了。柳夢菇不知他哭的是爲甚麼，不好從那裏勸慰，祇得立在旁邊

望着他哭。看他哭到何時是了。周之冕哭了一臉的眼淚，才慢慢的收了悲聲。寫得放下手來，歎道：我不料我母親去世，得這

般快，我去年臨行的時候，他老人家還健朗得狠，送我到大門口，前月我兄弟來信說他老人家氣滿的，舊病復

發了，我就日夜擔憂，想回去親侍湯藥，可又是緝拿得緊的時候，又恐遭了羅網，那曉得他老人家就是這般去

世了。我想起一場養育之恩，怎能教我不傷感說完，又捧了臉哭起來。據他所說的話，誰也不知他是假裝的。柳夢菇這才知道是他

母親死了，也連忙露出悲容。刻薄歎氣說道：既是老伯母終了天年，爲人子者不能親侍湯藥，自是可傷感的，祇

是也不宜哀傷過度。老弟且坐下來，慢慢的商議說着自己，就蒲團上坐了。周之冕那裏肯坐蒲團，就在蓆子上

胡亂坐下。貞子在旁邊呆呆的望了一會，也不便尋問，原由，自下樓去了。周之冕一邊哭着，一邊從懷中掏出一

封他兄弟報喪的信來，給柳夢菇看。柳夢菇看了，仍遞還周之冕，說道：令弟所見不錯，現在追捕緊急的時候，

奔喪是不行的。正要朋友周之冕連連搖頭道：我輩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母死豈可不奔喪。我決計就在今日坐火。

第九十一章 不肖生偷閱續史 周之冕對友號喪

四

章往長崎預算七日。可以趕到家中。這些朋友地方。我都不去辭行了。老兄見着他們的時候。請代我說聲罷。周到此刻還得回去。略略的清檢幾件隨身的行李。不能在這裏久耽擱了。說着起身要走。柳夢菇忙留住不放。說道。這事情不可魯莽。回去白送了性命。你不是個不識大體的人。你若因奔喪送了性命。老伯母在九泉之下。也不瞑目。這盡孝也有個經權的界限。正要朋友是這樣說。柳夢菇正說着。那任在湖南同鄉會教書的陳學究來了。來得更巧勸他原來和周之冕也狠有交情。周之冕見他進來。即爬起身。一個頭磕了下去。又止不住哀哀的哭泣。的又多一個。陳學究問柳夢菇將原由說了。並說周之冕抵死也要奔喪。我正在這裏勸他。陳學究聽了。連連道。使不得。使不得。遣一回。去不待到家。祇怕就送了命。那才真是不孝呢。快把這念頭收起。正要朋友是這樣說。周之冕見柳夢菇和陳學究都是這般勸說。祇得收了淚。垂頭坐着。寫得陳學究道。老伯母既仙逝了。你我的交情不薄。應得在東京揀個地方。開一個追悼會也。盡我們一點意思。柳夢菇忙贊成道。我心中正也如此打算。地方就是大松俱樂部好。近來留學生無論甚麼會都是借那裏做會場。前日曾大癩兄弟替他父親開追悼會。也是在那裏。又插進一回故事。陳學究道。那日的追悼會。老柳你去了嗎。柳夢菇道。我不會。祇和人合夥送了一首輓聯。陳學究笑道。說起那日的輓聯。真有許多笑話。第一是何海鳴的那一首。最妙。他就在哀啓中集了四句話。下來寫做輓聯。說着即念道。

先嚴樹林公四月九日 黨人俱樂部午後二時

柳夢菇也笑道。這輓聯真是新奇。周之冕道。曾大癩的父親本來沒有甚麼事蹟。可以在輓聯上出色。曾大癩兄弟又是兩個。那們穢卑污窮賤的人。何海鳴素來是賤人不起的。那有好話去輓他。特意是這般罵他們兄弟的。

陳學究點頭道。那是自然。祇是何必將他懸掛起來。自己丟臉。周之冕道。他們兄弟能認識幾個字。知道是罵他的。倒好了。也不得將他懸掛起來了。他們兄弟既不認識字。又見下款。是何海鳴拜。幾個月不肯不掛出來。埋沒這點有勢力的交情呢。抱苦管大癩兄弟偏出於身在熱孝中之人之口可敬說得柳夢菇陳學究都笑了。周之冕道。既承二位的情。替先母開追悼會。自是感激萬分。祇是開會之前。也得發一遍哀啓。我此刻五內如焚。何能提筆。沒法祇得請子興（陳學究名叫子興）的大筆。陳學究道。這是我應得效力的事。不過我久疏筆硯。你昆玉又都是文豪。恐怕弄出來見笑。柳夢菇道。這不是客氣的事。老陳。你便替他作一篇罷。你不要辜負他。剛才還對你叩了個頭。太刻薄了周之冕道。天尊。你真是生成的一把油嘴。我不是向你也叩了個頭嗎。照你這樣說。也應得替我做一點事才好。柳夢菇笑道。我自然得替你做。我就去大松俱樂部租定會場。且商議個日子。今日十一月十二。（此是民國四年）周之冕道。哀啓連作帶印刷。總得幾日工夫。訂本月二十日罷。陳學究點頭道。好。許先生。定了本月十五回上海去。順筆帶轉許先生。我還得去送行。追悼會的日子。不能不訂遠點。當下三人商議妥了。陳學究向柳夢菇道。我特來約你。合夥替許先生餞行。遇着老周。幾乎將話頭打斷了。你明日有工夫沒有。柳夢菇道。我怎麼沒工夫。聽憑何時都可以。陳學究道。你那政法學校的課。沒去上了嗎。柳夢菇道。有時高興。也去聽聽。這幾日。因那翻譯和一個下女。在紅葉館結了婚。又順筆帶出一樁事正在度蜜月的時候。沒工夫來上課。請了一個代替的。是個浙江人。說話難懂得狠。我便懶得去聽。陳學究道。我也聽得說。那翻譯和一個下女。要好得狠。却不知道真個結起婚來。這事情也就希奇得狠。那翻譯我見過數次。年齡不過二十多歲。容貌又生得狠漂亮。更是個世家子弟。怎的會愛上一個下女。

真結起婚來。柳夢菇笑道：若是個生得好的下女，或是年輕的，倒還罷了。偏偏那下女又是四十開外的年紀，容貌更是醜不可狀。凡是知道他們這樁事的人，無一個不稱奇怪。最好笑是那翻譯的朋友，見他要和那下女結婚，都覺詫異，跑去問他，你說那翻譯怎麼說？他說：我和他結婚，我心中還覺得辱沒了他似的。確有此種奇事我得了他同意之後，歡喜得如獲至寶，幸得他的年紀比我大了十幾歲，不然我簡直匹配不上。老陳你看，這不是駭人聽聞的事嗎？周之冕見柳陳二人談這些話，他自覺是個罪人，不忍心多聽，便告辭起身。陳學究也跟着起身道：我們同走。我還得去大塚邀許先生，說着向柳夢菇道：你去維新點菜，定明日午後四點鐘，你順便到青年會去約林鬍子。柳夢菇點頭答應。一邊起身送周陳二人下樓。周陳作別去了。柳夢菇也就向袁神保叮的維新料理店走。剛走過三崎町，祇見劈面來了個人，搖頭晃腦，非常得意的樣子。又穿插一樁事柳夢菇一看，不是別人，也是同鄉的一個小亡命客，姓譚，名理嵩，在北伐第一軍，陳軍長跟前當過三等副官的。久和柳夢菇認識。柳夢菇見他這高興的樣子，迎上去問道：老譚到那去？爲何這等高興？譚理嵩見是柳夢菇，忙脫帽點頭笑答道：我正想到你家去，却不料在這裏遇着了。我剛才走錦町經過，看見一個中國留學生樣子的人，抓着一個西崽似的後生在，那裏拳打腳踢，口中不住的罵道：我多久就要打死你這雜種！一晌遇你不着，今日看你逃到那裏去，那後生也口中罵道：我又不認識你，你這個東西怎麼無緣無故的打人？你敢和我到警察署去算你是好的。大是一邊罵着，一邊也扭着那留學生似的人，祇管用腦袋去撞看熱鬧的人圍了一大堆，站崗的警察見了，連忙走攏來解勸那留學生似的人鬆了手，向警察用英國話申說，我不懂得他說了些甚麼，那警察也似乎不大懂得英語，回

頭問那後生。那後生也是個中國人。日本話却說得狠好。對那警察說道：這人平空的跑來打我。請你將他拿到警察署去。說着。用手指着那留學生似的人。警察看是中國人和中國人。鬧了便有些難得管。便道：我也不管你們。甚麼事。祇不許在街上扭打。擾亂治安。說着。驅散衆人。逼着教他二人分途走開。那留學生似的人。那裏肯依呢。回身後扭着那後生。說道：你這東西分明是個賊。屢次在我家裏偷衣服。你身上這一包凸出來的是甚麼。說時。用手去搜。那後生將身子往旁邊一扭。臉上登時變了色。口中支吾道：這道是我剛買來的。那留學生似的人。怎肯放鬆。一伸手。就在那後生的懷裏掏出一個粉紅的小手巾包來。居然有賊有證了。到底是好還是盜呢。那包拿在手。中像狠十分沉重。那後生見了。連忙來奪。那留學生似的人。一手將包舉得高高的一手招那警察。又說了幾句英語。那警察搶到後生跟前。施出那平日捉賊的手段。拉着後生要走。那後生說道：你不要拉我自會到你署裏去。接着用中國話向那留學生似的人道：好好一同到警察署去和你弄個清楚倒爽快。恐怕未必清楚。那留學生似的人已將小手巾包打開。我湊近身去看。原來是一對金手釧。一根金鍊。還有些零星金首飾。大約有十多兩重的金子。他看了看。即胡亂包了。口中罵道：你於今賊明證實了。看你還賴到那裏去。這種東西不重辦還了得。說着也不待那警察開口。即跟着同到警察署裏去了。我看了覺得狠稀奇。至今看書的人也覺得稀奇。隨着大衆到神田警察署。想打聽打聽。是怎麼一回事。那警察署見看的人太多了。一陣驅趕。那些看熱鬧的人都四散的跑。我也不敢逗遛。難了警察署。我想這事奇離得狠。只看着那後生揣着的一包首飾。一定是一樁奸情的事。也太過於多心。便是奸情與你何干。柳夢蕪笑道：怪道你那高興的樣子。原來是着了這種新聞。你看那留學生似的人。有多大年紀了。是怎生一個模樣。說的是

那省的口音。譚理蒿道。口音是普通話。却聽不出那省的來。年紀大約不到三十歲。生得獍蒿條的身子。穿着一身極漂亮的西服。一望去就知道是個狠愛潔淨的樣子。他臉上有一個銅錢大的疤印。頸上還像生過幾個痲子。英語說得非常圓熟。到底是誰令人納悶那後生雖穿着當西崽的衣服。容顏却甚是俊秀。年紀至多不過二十三歲。唇紅齒白的。很討人愛。連你都愛上了。又怎怪得別人去愛上他呢。柳夢菇道。可惜警察署不許人去看不待說是一件極有趣味的好情案。祇是那後生。真個與那留學生似的家裏人有了苟且的事。弄到警察署去。也不能將那後生怎生處置。倒是那留學生似的人自己丟臉。你去我家。就是想將這事告訴我嗎。譚理蒿搖頭道。不是我聽得雷小鬼說。你那房主人有個女兒。還生得不錯。被你弄上了。我有些不信。你平日在人跟前裝正經怎的。會有這種事。因見雷小鬼說得那們確鑿。我倒要來問問你。若真有這事。你應該請我喝杯喜酒。在此主意柳夢菇笑道。你信雷小鬼的。那有這等事。我那房主人有個女兒。是不错。祇是我平日和他笑話。都不曾說過。那有這般容易便說弄上了。手雷小鬼素來是那們捕風捉影的。譚理蒿道。你不必再裝正經。雷小鬼說的不像捕風捉影的話。你不用賴我。祇要到你家裏留神看看你二人的情形。就知道了。吃定了天擊了柳夢菇點頭道。使得祇是我現在有事要去維新料理店。你且和我同走一趟。回頭再到我家去。譚理蒿道。去維新做甚麼。柳夢菇道。陳子興和我合夥。明日午後四點鐘。替許先生餞行。我此刻去點菜。點了菜。還得去青年會約林鬍子。譚理蒿道。你不提及我。倒忘了。許先生回國。我也得替他餞行才好。就夥做你們一塊兒罷。柳夢菇道。我們餞行。不過盡一點兒意思罷了。你來一份也使得。二人說着。同走到維新料理店。正在賬房裏和掌櫃的點好菜。說了明日的時刻。忽聽得樓上有人打着哈哈。在那裏說話。

來會得快。柳夢菇聽了聽說道：老譚你聽這打哈哈的聲音，不是林鬍子嗎？譚理蒿點頭道：不錯，準是他。等我上樓去看看。說着，向樓上跑去。剛到樓口，望了一望，對柳夢菇招手道：正是林鬍子在這裏。柳夢菇忙跟着上樓，笑道：我說旁人沒有這們大的嗓子。一定是林鬍子了。這林鬍子名伯軒，也是個湖南人。聽說他從前在四川當過管帶。民國元年仍在四川當了一次民軍的團長，狠能打仗。他為人很像爽直，生得虎頭燕頤，眉長入鬢，鬚長過腹，腰圓背厚，氣質聲宏，雖不曾讀過詩書，每次登壇演說起來，却甚喜引經據典。此次亡命到日本，因朋友紹介住在神田的中國青年會內。近來他時常自恨不曾讀書，便拜了周之冕的門，朝夕不輟的認真念書寫字。古人說得好：有志，此事竟成。他雖則是五十多歲的人了，祇有半年多的工夫，書雖讀得不多，字却被他狠寫得有個樣子了。若和曹三爺寫的虎字比較起來，林鬍子就出色得多了。那時湖南的國民黨在東京設了個支部，有梗接原來的支部長就是曾大癩的兄弟，綽號癩頭龜的。因他辦了年多錢，就花了個不計數，黨務却是廢弛不堪。同鄉的黨人看了，過意不去，將他攆了。生拉活扯的把許先生推了出來。許先生接手辦不到一年，黨務雖然發達，自己的腰包却掏出來貼了個精光。是歇出了許先生幾次苦辭，也不曾辭掉。愛許先生的都願意他辭愛國民黨的，却留住他。不。兩句很妙許先生當然要貼得一塌糊塗了於今許先生因為上海有事要回國去了。這林鬍子倒想接手來當一屆支部長。祇是林鬍子想當支部長，並不是和癩頭龜一樣想借着黨務撈錢。他因為雖是個湖南人，十多年都是在四川幹事，對於湖南並沒有甚麼資格。民國以來，省界分得十分清楚，在外省很難得立足。此是民國一大弊病有點作爲的人在本書多半被本家親戚也圍了做不成事在。省又被擠排擠問怨的不精林鬍子想將來在湖南佔點勢力，不能不趁這機會在日本多拉攏幾個同鄉。他今日正

在維新料理店內請了他同鄉的幾個大偉人陳軍長曾參謀以及吳大鑿口中說出來和曾參謀同亡命的鄒東瀛曾廣度一般人都在座。林鬍子正吃得興高采烈。見柳譚二人進來忙起身讓坐。柳夢菇笑道：「我在下面聽了笑聲就知道是你。我們正要到你家裏去。幸而有你這個大哈哈。免得我們白跑。說着和滿座的人都點頭打招呼。他們都是認識的。並且都是上司班輩。柳夢菇一想。不好當着他們專請林鬍子。祇得將林鬍子拉到旁邊。把餞行的話說了。並請林鬍子代邀鄒東瀛。原來這鄒東瀛是一個國會議員。在湖南經手過一次國民捐。他在前清的時候。不過是個學校裏的校監。黃克強倡議辦國民捐。他便條陳了些籌餉的辦法。黃克強便委他充籌餉局的局長。黃金入彀。那議員頭銜便輕輕的到手了。他這次也是因亡命跑到日本來。也想做個國民黨的首領。時常用溫言暖語去牢籠這些窮苦黨人在孫中山跟前。更是牛皮馬屁連吹帶拍到十二成。孫中山狠對他假以詞色。柳夢菇因他是孫中山的紅人。所以託林鬍子單獨代請他一個人。甚矣請客之難也。其中偏有這許多計策。林鬍子當時答應了。柳夢菇即和譚理蒿拜別大衆。出了維新料理店。譚理蒿邊走邊笑着向柳夢菇道：「陳軍長近來納了寵你知道嗎？柳夢菇道：「彷彿聽人說過。祇不知容貌何如。是從那裏討來的。譚理蒿笑道：「容貌醜還在其次。據陳軍長自己說。身上髒得狠。你想陳軍長是何等髒的人。連他都嫌髒。那位姨太太的髒就可想了。又摸入一本來。是人家的丫頭。討了來。不到幾日。還出了個狠大的笑話。你不大和他往來。大約不會聽得說過。不知譚理蒿說出那姨太太甚麼笑話來。且候下章再寫。」

本書前五集收束雖甚匆遽。但行文至是。覺千谿萬壑。前阻懸崖。不見去處。故續集開端。至爲不易。蓋路轉峯迴之文境。可以憑空結構而成。而振綱而萬目皆張。事實固無此湊巧也。此章領繫續五集全。處處須回顧上文。又處處須開展後路。枯窘中討生活。極慘澹經營之致矣。

前集以周撰開場。續集仍以周撰點逗者。本書之所以作。發源於周撰故也。

第九十二章 舞獅子柳夢菇遮羞 戳牛皮譚理蒿多事

話說柳夢菇聽得譚理蒿說陳軍長討姨太太鬧出笑話來了。笑嘻嘻的催着譚理蒿說。這種新聞是人人要聽的譚理蒿道。那姨太太進門的第三日。陳軍長夜間和他睡了一會。說姨太太身上有一種極不好聞的氣味。奇聞真是便睡不着。已到了一兩點的時候。陳軍長翻來覆去的總覺難過。祇得爬了起來。在床上坐了一會。心想就是這般坐着。如何能坐到天亮。不如且上樓去看看書等天明了再設法將這姨太太退了。陳軍長心中是這般想。便也不問那姨太太難受不難受。一個人跑上樓去看書。新鮮得狠原來他那樓上。雖是作爲書室。一切重要的物品。都是放在那裏。面室內狠陳設得精緻。陳軍長那夜一個人上樓之後。將電燈扭燃。自己就書案旁邊的螺旋椅上坐下。一手拿了一枝雪茄烟。一手擦着洋火。旋吸着烟。旋將兩隻脚向書案底下伸去。他不伸脚。倒罷了他這一伸出去。祇覺有一件甚麼軟東西。在底下礙脚似的。嚇得連忙縮脚。正要低頭向書案底下去望。心中明知道有怪。却是有些害怕。又不敢望。又不敢起身。正在猶疑的時候。那書案作怪。忽然動了起來。更是新鮮這一動。祇嚇得陳軍長身不由己的舉手向書案上一巴掌。口中放連珠箭似的喊強強強盜。陳軍長口中喊着。書案底下果鑽出一個兇神惡

第九十二章 舞獅子柳夢菇遮羞 截牛皮譚理蒿多事

煞一般的強盜來手中拿着一枝手槍正正的向陳軍長的面孔瞄着陳軍長立起身向樓門口逃去誰知嚇慌了的人兩腿都是軟的那強盜見陳軍長向樓口跑祇道是堵住樓口要拿他也忙朝着樓口搶來陳軍長的腿早就軟了見強盜猛朝自己撲來哎呀一聲沒叫出已骨滋滋滾西瓜一般的滾向樓下去了閱至此令人失笑○武人之膽量如是矣

幸喜是滾在簾子上面祇將頭皮碰破些兒不會跌斷手足他正跌在簾子上發昏的時候猛覺得有人在身上晒了兩脚晒得腰兒生痛便哎呀呀的狂叫閉目細思是何情景難欲不笑不可得也一時將姨太太及下女等人都驚起來不知

出了甚麼岔事見陳軍長在簾子上打滾大家扶了起來救了半晌才得清醒教下女等帮着拿賊大家跑出來看那還有個賊的影子呢祇見大門開着靜悄悄的沒一些兒聲息那姨太太見是因爲自己不好不能使陳軍

長安睡才有這般岔事心中十分過意不去口中不敢說面上現出狠爲難的樣子以爲這一來明日是退定了的那知陳軍長却有種心理說倒是這姨太太有福氣若不是他身上有氣味那夜安然睡着了樓上的貴重物品必被那強盜搬運個乾淨他從此倒狠痛愛那姨太太起來這也是近情近理的轉念你看是不是一樁笑話柳夢菇笑道

那賊從大門進來的嗎譚理蒿道不是第二天才看出來是從茅坑裏鑽進來的不怕臭的賊遇見了怕臭的事主所以偷不着東西柳夢菇笑道原來臭氣便是福氣怪道於今人家的姨太太都是有些臭氣是甚麼臭氣你說你說二人說說笑笑不覺已歸到家中

柳夢菇怕貞子露出馬脚來裝出正經不過的面孔上樓貞子上來泡茶柳夢菇正顏厲色的保也不保天尊錯矣吳姨太太

朋友做甚麼事跑上來就向你叩頭一會又痛哭起來是甚麼道理柳夢菇心中着急想不理他怕他當着譚理

尙可承恩醜妍頭何防作樂何必如此大煞風景使貞子一變柔情付之流水

貞子那裏知道挨到柳夢菇跟前偏着頭望了柳夢菇問道你剛才來的那個

蒿又施出放刁的樣子來，更不好。祇得有意無意的答道：「他死了媽，你不要問。快去泡茶來罷。」爐裏的火也熄了。
何苦如此支吾 貞子不知就裏，撞了一鼻子的灰，氣忿忿的提着茶壺下樓去了。譚理蒿哈哈笑道：「你還要賴你和他沒

有關係，他怎得對你是這樣子？」旁觀者清 柳夢菇正色道：「確是沒有。他們日本女人是這般討人厭的，我平日都不大

理他，你不信。今晚在這裏住夜，你看罷。」何必如此掩飾？想是舞獅子的難發了。 柳夢菇這話無非是極力的掩飾，以為譚理蒿是決不

會在這裏住夜的那曉得。蒿理譚並不推辭，這就出於天譚意料之外，世界上假撇清的人遇見了討厭人，便沒法子 說道：「我真有些不信，你留我住一晚，我真

個要在這裏住一夜，看柳夢菇見譚理蒿如此說，自己話已出口，悔不過來，祇好連連說好。說假話的人自討苦吃 此時天色

已晚，柳夢菇叫添一客晚膳，祇見送茶送飯都是房主女人，並不見貞子上來。柳夢菇心中雖甚願意，貞子此刻

不走上來，免得現相給譚理蒿看出破綻，祇是貞子不明白自己的用意，恐怕他誤會，塞了他的心，吃了晚飯之

後，借着小便，想和貞子說明。苦心孤詣，煞是可憐 走下樓去，見貞子撇着嘴坐在房角上，氣忿不堪的樣子。柳夢菇心中一急

正想走近身，悄悄的將話說明，又苦於自己的日本話不大順口，剛胡謔了幾句，還沒有說清。可忽聽得樓梯聲響 譚理蒿下來了，忙三步作兩步的跑到小便的所在去預備。等譚理蒿上樓，再和貞子去說明。誰知譚理蒿下

樓來，有意監督着似的，柳夢菇不上樓，他也不上樓，只在樓下來回的走。柳夢菇沒法，祇得賭氣上樓向譚理蒿

說道：「我從來是一個人睡慣了的，和人同睡總睡不着。我這裏鋪蓋有多分做兩處睡罷。」譚理蒿笑道：「祇要是在

這一個房間裏沒有甚麼不可。」做定了討厭人，了誰教天尊誇下海口說自己和貞子沒關係 柳夢菇氣道：「你這東西真頑皮，不是一個房間難道教

我往別處另租一間房給你睡不成？」還要嘴硬 不要囉唆了。大家鋪被睡罷。譚理蒿道：「此刻還不到八點鐘，就睡得着

第九十二章 舞獅子柳夢菇遮羞 戳牛皮譚理蒿多事

嗎。柳夢菇道。你睡不着。你就再多坐一會。我是要睡了。我素來是睡得這般早的。天氣又冷。沒有事。祇管坐着。幹甚麼。氣極了只好備譚理蒿笑道。我坐着沒事。你睡着到有事。柳夢菇也不答話。自己鋪好了被。將譚理蒿睡的鋪

蓋堆做一邊。也懶得給他鋪墊。脫了衣服。鑽入被中。蒙頭睡了。譚理蒿心中好笑。也不便多說。匆匆的鋪好被。也

解衣就寢。祇是太早了。那裏睡得着。明知柳夢菇半夜裏必定偷摸着去和貞子睡。便故意輾轉了一會。慢慢的

打起呼來。又使柳夢菇是上床不到一分鐘。卽鼾聲震地。真耶看看挨到十二點鐘的時候。譚理蒿正朦朧的要

睡着了。忽聽得樓梯上有些兒聲響。忙睜開眼。一看柳夢菇那邊。蓆子上已是空空的。連被都不見了。連被頭都帶

情的真是譚理蒿覺得詫異。心想。怎的連被都帶着去睡。且等他上來的時候。我倒得問問他。看是個甚麼道理。有

些費譚理蒿一個人在被中等了差不多一個時辰。也就等祇聽柳夢菇輕輕腳輕手的上樓。譚理蒿忍不住。猛然

翻身起來。見柳夢菇正蒙着一鋪棉被。在頭上彎着腰。進房。譚理蒿大笑問道。天尊。你這是幹甚麼。柳夢菇見譚

理蒿醒了。嚇得慌了手脚。險些兒嚇口中囁嚅了兩句。沒有說清楚。虧他人急智生。登時頂着棉被。故意跳了幾跳。

笑答道。我特意舞個獅子。給你看看。譚理蒿笑得跳起來。拍手柳夢菇知道是已經讓破了。料再支吾不過去。祇得

將棉被往蓆子上。一擡。止住。譚理蒿道。不要高聲。下面的人聽了。難爲情。說時。面上狠帶些慚愧的樣子。復求着

譚理蒿道。這事情。你萬不可向旁人說。我的名譽要緊。譚理蒿笑道。我決不向旁人說。人家問我。今夜在那裏睡

我祇說。一夜不曾睡。看柳天尊舞獅子去了。還要挖苦幾句你這話正好。比那扒灰的。有個人扒灰。剛到他媳婦的

房裏。不料他兒子回了。他嚇得從媳婦房裏跑出來。兒子見了。有些疑心。連問到這房裏來。做甚麼。他也和你剛

房裏。不料他兒子回了。他嚇得從媳婦房裏跑出來。兒子見了。有些疑心。連問到這房裏來。做甚麼。他也和你剛

才一樣囁嚅了一會說道我來抓點穀去喂貓呢柳夢菇聽了也不覺發笑借着事打岔說道周之冕的媽死了本月二十日在大松俱樂部開追悼會你去不去譚理蒿低頭想甚麼似的不做聲柳夢菇問了幾句譚理蒿才抬頭笑道追悼會自是要去我作了一首詩送你做個紀念你聽罷

湖南殺黨人天尊幸不死匿跡竹之湯半夜舞獅子

你看這首詩不可以做今夜的紀念嗎柳夢菇不高興道你何苦是這樣的刻薄人我也沒有甚麼事對你不住你這幾句屁放了出來明日必是逢人便說一定要弄得通國皆知我的名譽固是要緊就是人家的女兒還沒有婆家有你這樣替他一表揚不是要糟透了嗎說着賭氣往簾子上一倒閉着眼祇管搖頭默狀如繪譚理蒿笑嘻嘻的說道你真是獸子日本女人你還替他着慮壞了名譽沒有好婆家他們若真個一壞了名譽便難嫁人也不會打着夥偷漢子了柳夢菇歎道雖是這般說我心中總覺着不忍默語入神譚理蒿笑道你不忍下次不要再舞獅子罷說得柳夢菇撲的笑了重鑽入被中說道睡罷天快要亮了譚理蒿也就睡下次日起來用過早點譚理蒿道周之冕的媽死了我也得去悼唁一回他還是住在那仲猿樂町的淺谷方嗎柳夢菇道還是住在那裏他不回國就是十年八載祇怕也不會離開那地方譚理蒿笑道不錯我久已聽說他那地方和你這裏一樣房主人也是兩母女柳夢菇道你那有不曾聽說的事借此堵腔譚理蒿報報仇不過他那女兒已是有婆家的譚理蒿道我雖去過幾次却不會見着他那女兒是個何等模樣我此刻且去看看午後四點鐘的時候我到維新去就是了說完辭了柳夢菇走向仲猿樂町淺谷方來到淺谷方門口祇聽得樓上有女人的笑聲譚理蒿心想周之冕既死

了媽。他的樓上如何有女人浪笑之聲。心中這般一想，便不上前叫門。又不便祇立在那窗子底下靜聽。不一會那笑聲又作。彷彿聽去那笑的聲音還狠蒼老。約莫是個五十多歲的女子。說話的聲音太低聽不清楚。懶得久聽。推開門。叫了聲御免。裏面出來了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譚理蒿認得是房主人。照例問了句周先生在家麼。房主人的神色似乎有些慌張的模樣。故意彎腰看了看靴子。說道：祇怕剛才出去了。靴子不在裏面。譚理蒿笑道：我已聽得他在樓上說話。一定不會出去。房主女人道：那麼且等我上樓去看看。請你就在這裏等一等。說着回身進去。順手將裏面的紙門關了。譚理蒿暗想：他們鬼鬼祟祟的幹些甚麼。真歡喜好一會工夫。房主女人才出來。點頭說請進。譚理蒿脫了靴子進門。祇見一個五十多歲的婆子。低着頭向廚房裏走。譚理蒿見面就認識是對門人口雇人所（即紹介所上海之薦頭行）名叫都屋的老虔婆。譚理蒿因時常在那紹介所教這虔婆調淫賣婦。所以認得仔細。這虔婆最是善笑。素來是一開口就仰天打哈哈。剛才聽了那笑聲。更是絲毫不錯。譚理蒿旋想走上樓。周之冕見了就叫頭起來。即捧着面嗚嗚的哭。譚理蒿道：聽說老伯母仙逝了。我一來悼唁。二來恐怕你哀毀過度。特來安慰你。沒來由倒弄得你傷心起來。快不要悲哭了罷。周之冕真個拭了眼淚。拿蒲團給譚理蒿坐。譚理蒿且不就坐。見房中設了一張香案。壁上懸着一個老婆子的像片。上面還題了些字。走近前看着。問道：這就是老伯母的影嗎。祇見上面是周之冕自己題的孟東野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幾句。案上供着香爐。菓品之類。從外表看人之難也周之冕也挨近香案。淚眼婆娑的說道：我的不孝之罪。真通於天了。母親養育我一場。莫說親侍湯藥。連面都不能見。我想起去年出亡的時

候他老人家遺親送到大門口叮嚀囑咐的教我好生保養留心哀探我從來出門他老人家不會是那樣的傷心落淚過惟有去年特別的悲慘倒好像預爲之兆似的於今追想起來怎教人不傷感我因他老人家的體氣素來健朗不過間常有些兒氣滿的毛病祇是時發時好家人都不大注意誰知竟是這毛病送了他老人家的命從言聯上看人之難也說時又捧着臉哭個不了譚理蒿祇得拿着些不關痛癢的話來勸慰他眼中雖看了這種孝思不置的樣子心中總是疑惑剛才那度婆的笑聲及房主女人那種驚慌的態度不想多聽他那種言不由衷的訴說祇略坐了坐卽興辭出來周之冕也不留也不送儼然是個苦塊昏迷的孝子譚理蒿出了淺谷方抬頭見着都屋人口雇入的牌子陡然計上心來暗想我何不去打聽打聽又多那度婆我又是老相識怕套不出他的真情話來周之冕這種人專一做假有名的牛皮大王也得識破一回戳穿他的牛皮才好心中計算已定走過伸手推開了大門恐怕揚聲被周之冕聽見悄悄的問了聲有人在家麼祇見那度婆的女兒秋子綽號叫湯潑梨的走出來第三十七章中王立人之妍婦見是譚理蒿忙笑嘻嘻的迎接這湯潑梨與譚理蒿有一宿之緣因湯潑梨休休有容之量譚理蒿辛苦一夜不着邊際這才另覓新知湯潑梨誤認譚理蒿此刻是來重尋舊夢不覺笑逐顏開的問道譚先生怎一晌不到這裏來害得我時常盼望又不知道你的住處沒處尋找祇道你真個使將我忘了難得你也還記得我真是淫賣口吻譚理蒿笑道我怎的會將你忘記祇是我一晌忙得狠雖則想念你却恨沒有工夫你母親不在家中嗎湯潑梨撒嬌道你問我母親一定又是想教他給你紹介人不要緊我也好和你紹介的你祇說要多大年紀肥的瘦的高的矮的我一般的給你去叫我母親不在家你就和我說了罷如聞其聲譚理蒿聽了好笑搖頭

說道。我有了你。還要紹介甚麼人。我有要緊的話。問你母親。今晚準和你睡。湯潑梨用勝膊揆着譚理蒿的肩頭。說道。我不信。你今晚真肯和我睡。此處是從水滸中偷來的筆法譚理蒿道。真不哄你。你祇說你母親到那兒去了。何時才得回來。湯潑梨聽說真個和他睡。喜得獅子滾繡球似的。也算是舞獅子在譚理蒿身上。祇管揉擦。如見其人譚理蒿問道。對門周先生你認識麼。湯潑梨道。不是住在淺谷方的那東西嗎。譚理蒿道。你怎的罵他。湯潑梨道。你快不要提他。那東西了。提起來真令人可惡。譚理蒿驚訝道。他甚麼事得罪了你。你這樣可惡他。湯潑梨氣得連連搖頭不肯說。譚理蒿那裏肯依。定逼着他要說。你若不說。我就走了。湯潑梨沒法。祇得說道。我和你說了。却不可再告訴別人。他前幾日。到我家來。前幾日扭着我媽。要給他紹介個女人。年紀至多十八歲。要在學校裏畢過業的。容貌要漂亮的。性格要溫存的。要將來可以帶回中國的。便多花幾個錢。也使得。多花幾個錢我媽當時就將我說出來。他立刻要看。害得我連忙妝飾。見面略問了我幾句。他說要到他家去住一兩夜。再定如不合式。一夜算三塊錢。兩夜算五塊錢。大有經驗之條件我當時說沒有這個道理。憑你的眼睛看。能要就定下來。至少也得三月五月。不能要就作罷論。偏是我母親貪圖他這三塊五塊錢。此交涉之所。以失敗也逼着我說是這樣辦。狠好。我急得沒有法子。又不能不去。誰知一到他家裏。更是囂氣。他家中放着一個與他有關係的。祇因為已定了人家。不能和他久聚。勸他趁這時候尋一個相當的人。以便將來帶回中國去。姓周的聽了他的。尋了我。去那曉得那爛污淫賈。又吃起醋來。當着我挖苦了無窮的話。我因為恐怕弄決裂了。歸家又要受媽的埋怨。祇得忍氣吞聲的。由他形容挖苦。可憐不足惜你看那姓周的。有沒有天良。要我和他睡了一夜。我又絲毫沒有錯處。錯處就在大得狠第二日起來。也不說個理由。理由很難塞了三塊

錢給我教我回家。過了一日，將我媽叫去，還說我許多不好的話。要我媽替他另找。我媽也可惡，不替我爭氣。也肯答應他。我實在氣不過，死也不肯教媽替他找。幾天也不去回他的信。他見沒有消息，昨夜着人又來叫。昨夜更着。我不放我媽去。今日一早，他自己來了。今日一早我還是肯放媽去。我媽百般的向我說：我家是做這紹介的生意，有生意上了門，不能往外推。我們認得的是錢。那值得認真和人家賭氣。我媽說着，又跟那姓周的去。在他家商議了一會，剛才媽回來說，已經替他尋了一個。暫是論月算，每月正項十六元，零用每日不得過五角。一切衣服首飾，那姓周的都不管。條件又狠，利害難講。中國無外交人才。一月兩月之後，雙方都願意繼續，或竟作爲長久夫妻。在他們自己情願，不干我們的事。約定了教我媽今夜將紹介的人送去。我媽就是迎接那女子去了。譚理蒿道：他那家中的女子，既是吃醋，他還是這樣祇管教人紹介做甚麼。不怕又鬧醋勁嗎？湯潑梨搖頭道：他那個爛污淫賣，並不是認真吃醋。因爲和我多久就有些意見。雖祇在對門居住，平日見面都不打招呼的。譚理蒿道：你和他從前，有過往來的嗎？怎的和他有了意見？湯潑梨道：說起來，我又氣了。有一個姓焦的留學生，聽說他的哥哥做過都督，不知因甚麼被人殺了。兄弟在這裏留學，時常到我家來，和我有了許多次的關係。是一個不怕大的。去年不知在那個活動影戲館裏，姓焦的和這爛污淫賣吊膀子，吊上了幾個月，不上我家來。我就有點疑心。姓焦的一定和別人要好去了。後來姓焦的居然搬到他家樓上住起來。我相隔這們近，那有不遇着的。那日我正在門口拉着那姓焦的說話，不提防那爛污淫賣跑出來，一把將姓焦的拉着，便往門裏拖。口中還不乾不淨的罵人家和他爭漢子，直把我氣得發昏。對罵了一會。果然是破人買賣，如殺父母之仇。從此見面便不打招呼了。幸得皇天有眼，那姓焦的他也

第九十二章 舞獅子柳夢菇蓮羞 戳牛皮譚理蒿多事

二十

霸佔不了。沒有住上一個月。聽說那姓焦的搬走了。這姓周的人才搬了進來。譚理蒿笑道：「原來爲此，真怪不得你受氣。我此刻還有事去。夜間再來和你睡。」湯潑梨不樂道：「你去了怎得再來？哄我的罷了。」譚理蒿見事情已打聽清楚，那裏是認真要和他睡。當下祇是敷衍了幾句。看錶已是三點多鐘，即走出來，向維新料理店去。心想：周之冕原來是這樣人形獸行的。到此才下這四字的斷語我見他爲人能幹，學問也還去得，狠尊敬他，認他是我黨中一員，健將他因爲生活太艱難，同志中又沒有人能接濟他，大家都覺得他狠苦，倒是我們勸他從權，暫投到蔣四立那裏，領一名公費，以便遂他求學之志。誰知他是這們一個人，根本上錯誤了，還有甚麼事幹不出來。前月蔣案發生，有許多人疑心吳大鑾的舉動，是他報告的。我和柳天尊、陳學究都替他辨護，說他不是那樣喪心病狂的人。他中國書還讀得有些根底，決不至壞到那般田地。照今日的情形看來，人家所說的就毫無疑義了。譚理蒿邊想邊走，不一時，走到維新料理店來。後事如何，下回再說。

陳軍長的吳姨太太忽然因鬧賊而轉承恩寵。吳姨太太可謂无妄之福。只可憐陳軍長竟做了一個逐臭之夫。

柳夢菇極力掩飾其與房主女兒姘合之事。無非是怕朋友嘲謔。誰知世界上偏有一班多管閒事的人。若譚理蒿者，着意要發其覆。遂至窘狀是露。可笑亦復可憐。此可謂老實人說假話者之大失敗。若周之冕則大不然。以聰明人說假話。并且裝出許多假樣。掩飾之工。百倍柳夢菇矣。偏偏又遇着多管閒事之譚理蒿。

戰穿牛皮洞見底裏。此又可見聰明人說假話。也洩洩不失敗之事。語云。小人作偽。心勞日拙。其此之謂乎。世間作偽之人。從無不敗露者。我嘗言古今中外無極端之好人。亦無極端之惡人。則以好人做事。必有關係本身利害者。而惡人使用心機。曾未有能一手掩盡天下耳目者也。故小作偽。則自己小失聲譽。大作偽。則自己大失聲譽。本回所寫柳周二。亦一鑑矣。

譚理蒿遇事尋根究柢。此種人亦可怕之至。

第九十三章 陳學究做東受啞氣 秦小姐吃醋揮纖拳

話說譚理蒿到了維新料理店。柳夢蕊陳學究自是先到。林鬍子也來了。正在那裏坐等許先生鄒東瀛。譚理蒿素沒涵養。當着林鬍子一千人。一五一十的將今日所見所聞和盤托出。說了個詳盡。他們聽了都愕然。半晌。是出人意料之外。陳學究更是蹙脚歎氣。說是上了當。大變的事。我不向他說。他也打聽不出。這也是我不小心之過。以為都是自家人。他雖則是在蔣四立那裏走動。却是我們贊成他。有意教他投進去。一來可以領得一名公費。供他的生活。二則他為人精明強幹。好使中探聽。籌安會的底裏。怎知他是如此這般的一個人物。不待說我等和許先生那十多日牢獄之災。也是承他的情。玉成我們的。怪道我出獄的那日。他到我家來看我。說話便不似尋常。當時我祇道他見許先生不會出獄。替許先生愁煩。於今追想起來。他那有這種好心。西洋鏡一旦拆穿。便無有一處不假。若欺人者。終為人覺。有如此真。大家正議論着。許先生同鄒東瀛來了。酒席上譚理蒿又將這些事。在許先生跟前述了一遍。以為許先生也是因周之冕的報告。受了那般牢獄之苦。必也有一番詆毀的議論。誰知他聽了。却毫不在意的說道。此是許先生之不可及處。

要大鑿安。全到了上海。管他是誰報告的。都不相干。言下有小人耗自爲小人之意而含蘊不露我並希望譚君以後不必將這等事再告

旁人。這關係在人禽之界。這是正經話譚君未曾目見湯潑梨。心有積怨。說出來的話。未見得實在。陳學究聽了。心中

有些不服道。湯潑梨。雖是心有積怨。祇是他並不知道。老譚是有意探聽。周之冕的新喪。更不知道。決無平空捏

造這些話來說的道理。惟其關係在人禽之界。更不能不使同黨中人知道。免得再上他的當。道也是大理由我是已經

上過他的當了。追悔不及。陳學究說話的時候。不會留神。鄒東瀛的臉色。原來鄒東瀛與周之冕的交情。狠好。當

下聽了陳學究的話。心中十分不悅。臉上便也露出那不高興的神情來。祇礙着今日的酒席。是陳學究的東。不

好認真替周之冕辯護。祇冷笑了聲。說道。誰是不欺屋漏的君子。大家都在這裏。亡命犯不着同室操戈。給旁人

笑話。這話也有理由我們且喝酒罷。不必儘管議論人家曖昧的事。也是正經話。議論別人的事本來是可不必要的許先生連忙接着舉杯向大

衆道。我與諸位相聚。無多。怎不乘時痛飲一會。柳夢菇譚理蒿也都舉杯相勸。將這話頭打斷。林鬍子找着柳夢

菇。五魁四喜的猜起拳來。陳學究因鄒東瀛庇護周之冕。說誰是不欺屋漏的君子。疑心他知道自己甚麼陰私

之事。有意來挖苦。當下一肚皮的不高興。也是礙着自己的東家。勉強按捺住性子。爲後文大鬧喝一陣悶酒不

歡而散。鄒東瀛出了維新料理店。柳夢菇問向那裏去。鄒東瀛道。我要去看胡八胖子。聽說他近來看上了他。對

門住的一個江西人家的一個下女。費盡無窮之力。挖了出來。花二十塊錢。一個月。包了作臨時姨太太。不知到

底生得怎樣。又是這等一回事去看他。順便還要鬧他的酒喝。柳夢菇笑道。有這種好事嗎。我倒不會聽說。我也同去賞

鑒賞。他住在甚麼地方。此去不遠麼。鄒東瀛道。他住在錦町。此去沒多遠。他和曾廣度黃老三三人共住一個

貨家。會廣度的姨太太。前月也從上海來了。祇黃老三是單身一個。柳夢菇道。會廣度的姨太太。我見過多次。是上海一個最豎腳的長。名字叫鳳梧樓。不知會廣度怎的賞識了他。鄒東瀛一邊走着。一邊笑答道。不是最豎腳的。你說如何肯嫁給會廣度。會廣度是有名的印度小白臉。手中又是空空的。他討鳳梧樓的。四百塊錢。身價還是胡八胖子和陳軍長大家湊送他的。柳夢菇笑道。怪道他的姨太太。那們和胡八胖子要好。挖苦原來有這一段歷史。鄒東瀛也笑道。你不知道嗎。那姨太太去年生一個小孩子。也有說像胡八胖子的。也有說像黃老三的。也有說像劉廣石的。據我看。還是像胡八胖子的。確切點。更挖苦二人說笑着走。不覺已到了錦町胡八胖子的門首。柳夢菇搶向前叫門。祇見裏面紙門開處。走出一個妖精一般的下女來。望着鄒柳二人。笑容滿面的。請進柳夢菇。看這下女的年紀。不過十五六歲。從頂至踵都是穿着得新簇簇的。活畫一個新上市貨色心思想這一身新物事。必是胡八胖子孝敬的。鄒東瀛曾在日本留過學。狠說得來日本話。笑着便叫胡太太道。我是特來討喜酒吃的。胡老八在家嗎。正覷着胡八胖子會廣度都迎了出來。鄒東瀛道。胡老八你倒曉得快樂。怎的連喜酒也不給我喝一杯。胡八胖子讓鄒柳二人進了房。笑道。我這個夠不上吃喜酒。我這家裏倒有一個。應得鬧他的喜酒吃。祇是今日還早。又牽扯一樁事出來鄒東瀛忙問是誰。胡八胖子問下女道。黃先生還沒有回來嗎。下女搖搖頭不做聲。胡八胖子道。黃老三見老會的姨太太也來了。我又弄了個人。他說一個人孤孤單單的難過。每日在人口紹介所。想覓一個相當的人。一晌不會覓妥。他昨夜回來說。被他發見了一個甚麼婚姻媒介所。真是奇妙的場合到今日用過早點。便打扮得齊齊整整的去了。不知怎的此刻還不會回家。他的喜酒想必是有得吃的。柳夢菇道。這東京真

是無奇不有。婚姻媒介，居然設起專所來了。會廣度道：這也是日本的滑頭，做投機事業，特設了這個專所。中國留學生拉皮條，他那廣告，上是說得異常冠冕，說是貴家小姐王孫公子，他都有能力紹介，世界上那有這等事。一點也不錯鄒東瀛問道：你在甚麼地方見了那種廣告？會廣度道：我何嘗看見。黃老三昨夜回來，是這般說。正

說時，祇見下女笑嘻嘻的一邊向外面跑，一邊說道：聽腳步聲音，好像是黃先生回了。大家聽說，都舉眼向門外望去。果是黃老三與高采烈的走了進來。向鄒柳二人點頭。柳夢菇不等得就坐，急忙問去：媒介所怎樣？黃老三笑道：你怎知道我去媒介所？這種所在，倒希奇得狠，却有研究的價值。我說給你們聽了。有工夫不妨也去見識見識。我昨日在神保町經過，無意中見那轉角的地方，高高的掛了一塊招牌，那招牌中間寫着「婚姻媒介所」五個斗大的字，兩旁寫着兩行小字，是無論聞名媛，王侯子弟，都能媒介。我見了，就狠詫異，怎的有這們個所在？又在神田方面，全不會聽人說過。一時動了我好奇之念，便走進去探問，不湊巧，已過了午後六點鐘，不辦事了。今早八點多鐘，我就到那裏。那樓上樓下的房子，都陳設得非常精美。個是化了許多本錢來做這事業的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穿

着極時髦的洋服，招待我到樓上，客氣了幾句，問我的來意。我說是想覓一個相當的女子作妾。他問了問我的歷史，生活，拿出一大盒的小照來說道：這裏面都是各人最近的小照，年齡自十五歲至二十歲的，說着，散開來，放在桌上，大約有百幾十張，其中女學生裝的居大半，西洋裝的貴家小姐裝的，都有紙角上都編着號碼，竟有六百多號。我隨便翻看了一會，太多了，也看不大清楚。雖沒有甚麼絕色驚人的，醜陋不堪的却也少。就是搜羅得如此之多，已經是不停何那男子說道：敝所媒介婚姻，最注重的是雙方的身分及生活程度。先生不要見怪，先生是中國人，

又是學生。貴家小姐是不容易作合的。這百多張小照裝束雖不一樣。生活程度却都是同等的。與先生的身分生活俱能相稱。還有比這些高一等的與低一等的。如果要都拿出來。我心想還有嗎。怪道有六百多號。他說着。真個又捧出兩個小篋子來。篋內都是裝得滿滿的。他指給我。所謂高等的照片略大一點。低一等的。比最初拿出來的略小些。裝束模樣都差不多。他又拿出三本寸多厚的簿來。裏面都按着號次。將那些女子的姓名籍貫職業寫載得明白。手續完備之至。到底是日本。人拉皮條都如此的精緻。他說從他那媒介所介紹結婚的。已有二十多人。他這所在。原設在本鄉區的一星期前才移到神田來。他並絕對的擔保。是由他介紹的。決不會賣過淫。我問他介紹的手續。他說在那一等裏面選定了那張。依那小照的尺寸也去照一張像片。交給他。他便知會那女子。將我的歷史身分生活都告訴了。復將小照給那女子。看得同意。才紹介雙方會面。會面之後。或是正式結婚。或是暫訂幾個月。都可由雙方提出意旨。他紹介的手續便算完結了。雙方都得送他的紹介費。紹介費定了十元。二十元。五十元。三等。你們看他這種營業。不是聞所未聞的。希奇營業嗎。也算不得怎樣稀奇。不過不是日本人。鄒柳諸人都聽出了神。至此才問道。他那些小照是從那裏來的。咧。難道真個有那許多嫁不出去的女子。巴巴的照了像片。請他紹介嗎。嫁不出去。倒是未必的事。不過是嫌早點。嫁人又免得走賚淫和偷摸的兩條門路。黃老三道。我也曾是這般問過他。他說專設這媒介所。在他內務省存了案。在警察署領了證書。在新聞上登了許久的告白。可謂官吏特許的皮條商。才招徠這些女子。決不是哄騙人的。他那裏還設了電話。電話在東京是狠不易容設的。非得有幾千塊錢。不能新設一個電話。因為電話的號數太多。電話局輕容易不肯新裝。所以東京凡是有電話的商店。信用都狠好。柳夢蕪道。你是不待說。一定託他給你紹介一個。

黃老三點頭道。我今日還在工藤寫真館照了個像。明日取了送去。大約一星期之內有着落。鄒東瀛笑道。且看你介紹的怎樣。如果不錯。我也要去託他紹介一個。不過日本是個有名的賣淫國。要說絕對不會賣過淫的。恐怕尋遍了日本也尋不出一個來。那來的六百多個。他這話說不哄騙人。祇怕是哄騙他自己罷了。他們正在說笑。祇見胡八胖子的下女。從門口引着一個十八九歲的妖豔女子進來。低頭向房中行了一禮。下女笑嘻嘻的說道。這是我的朋友。特來探望我的。說着引到廚房裏去了。胡八胖子會廣度諸人都不在意。惟柳夢菇一見。吃了一驚。說道。這女子不是周撰從前包了幾個月的松子嗎。又點逗 到周撰黃老三點頭道不錯。我也像是見過的。祇一時記不起來。且等我去問問看。說着起身向廚房裏走。柳夢菇也跟了去。仔細一看。絲毫不錯。正是松子。黃老三問道。你還是在周先生那裏嗎。松子道。周先生早就回國去了。近來聽他的朋友說。他已經來了。並進了連隊。我還不信。到處打聽。都是這般說。我寫了幾封信去。也沒有回信。不知到底是怎樣。我找他並不為別事。祇因為從前和他同住的時候。他將我的首飾都換掉了。作家用。他動身回國。說沒有路費。又將我的衣服完全當了一文不賸的都拿了去。哄着我說。不久就從中國多帶錢來。加倍的還我。我於今找着了。他也不望他加倍的還我。祇要他把衣服贖出來。照樣買那些首飾給我。他若和我脫離也聽憑他。我是不勉強他的。因松子如此宣傳。所以周撰的事實上。留東外史柳夢菇道。他來東京兩個多月了。和一個姓陳的女學生十分要好。那姓陳的女學生。因為連隊的軍紀很嚴。不便多出來。他便搬在四谷區住了。為圖容易見面。你若想見他。祇在那屋前屋後去等。包你遇得着。松子忙問陳女士住的地名。柳夢菇道。地名我却不知道。你在連隊的左近去等便了。柳夢菇正和松子說話。祇見黃老三

躡在胡八胖子的下女旁邊。小聲小氣的不知說些甚麼。柳夢菇見了這種情形。暗想胡八胖子容貌既生得醜陋。又不大會說日本話。下女必不會歡喜他。黃老三在日本多年。久在嫖字裏面用工的。胡八胖子的靴腰。祇怕要被割了去。他心中是這般想着。便輕輕的在黃老三肩上了拍了下道。你不要欺負朋友。黃老三立起身。望柳夢菇笑了笑。道。不要瞎說。我問你。你剛才說和周撰要好那姓陳的女學生是誰。柳夢菇道。鼎鼎大名的陳蒿。你不知道麼。他同着他本家姐姐在一塊住。他的姐姐本來和丈夫狠要好的。因聽了陳蒿時常有鄙薄男子的議論。便也看丈夫不來。不大肯和他丈夫同睡。黃老三哈哈笑道。就是他。我怎的不知道。我並且還聽他發過鄙薄男子的議論。他說當今夠得上稱為男子的。祇有一個。就是袁世凱。女子除他自己而外。簡直沒有人。他平常的眼界。既這們高。不知怎的。倒看上了周撰。陳蒿不過是狂而無識的女子而已。騙起來還更容易。胡八胖子悄悄的從背後伸出頭來。說道。因為看上了周撰。才見得陳女士的眼界真高。咧。柳黃二人正在說話。猛不防的倒嚇了一跳。黃老三更是心驚。面皮都嚇紅了。何至此口中說道。鬼鬼祟祟的嚇人家。幹甚麼。胡八胖子笑道。誰是鬼鬼祟祟的。你不鬼鬼祟祟的。怎怕我嚇。妙絕天下誰謂胖子易欺黃老三心中慚愧。跑出來搭訕着。向鄒東瀛說道。上野美術館的平泉書屋書畫展覽會。你去看過嗎。鄒東瀛道。我還不曾聽人說過。平泉書屋不是李平書嗎。他如何在這裏開甚麼書畫展覽會。黃老三道。就是李平書。因為袁世凱要拿他。也是亡命來到這裏。將他家藏的書畫都帶了來。他這個展覽會。雖對人說是因為被袁世凱抄了家。沒有錢用。想將書畫變賣來充用度。其實是想在日本眩耀眩耀。也不盡然大約兩個意思都有你是個歡喜研究書畫的人。不妨去那裏看看。我雖不大懂得。分不出真偽。祇是五光十色的。耀睛奪目。也覺好看。鄒東瀛道。

我明日來邀你同去好麼。黃老三道：我明日有事。你邀天尊同去罷。胡八胖子跑出來向鄒東瀛笑道：你真不遷時務。他剛才說了明日去取小照。那有工夫陪你去。大家復說笑了一會。鄒東瀛同柳夢菇辭了出來。柳夢菇記望着房主女兒。大約是想起昨夜舞獅子的事來了。別了鄒東瀛。自同竹之湯去了。鄒東瀛坐電車歸到大塚。他和一個四川人姓熊

名義的同住。這熊義於四省獨立的時候。在南京當了幾十天的軍需長兼執法長。輕輕的捲了幾萬沒有來歷的款子。此元二年革命黨人之所以多也。一歎。亡命來日本。素與鄒東瀛相識。合夥在大塚租了一所僻靜房子。安分度日。不大和這

些亡命客通往來。他年紀在三十左右。生得面似愁潘。腰如病沈。可是一層作怪。他容貌雖是俊秀非常。舉動也

溫文爾雅。祇胸中全無點墨。便是在堂子裏面一張叫局的條子。也得情人代筆。所謂繡花枕頭是也。世無才鬼。遼免花叢生江之謔。他自己不

是推說手痛。便騙着說懶得起來。人但見他堂堂一表。也沒人疑他連自己的姓名都不會寫的。他和鄒東瀛住

在大塚。雖不大和人往來。却喜在外面粘花惹草。捲了那們多沒來歷的錢。自然要是遺機尋出路。他有個同鄉的。姓秦名東陽。父親秦珍於

民國元年。在本籍做了一任財政司長。因託籍在國民黨。此時在國內不能安生。帶着全家。都逃亡到日本來。秦

珍今年六十八歲了。原配的妻室早已去世。在堂子裏討了兩位姨太太。兒子秦東陽曾在英國亞伯定大學畢

業。在外交部當過幾年差。女兒秦三小姐。也能知書識字。今年二十歲。還不會字人。一家數口同到日本。熊義引

他同在大塚居住。這秦三小姐本來生得嬌麗。又最善裝飾。在國內的時候。常是勾引得一般輕狂蕩子。起闕。秦

珍年老力衰。禁他不得兩位姨太太。更是志同道合。不得小姐如此。好大家打渾水。捉魚一班老態八看樣。熊義一見三

小姐的面。即思慕得了不得。特意引到自己附近的地方居住。以便下手。秦珍那裏知道。自己又不曾到過日本。

秦東陽雖來過幾次。都是到英國去的時候。打日本經過。不曾久住。也說不來日本話。一切都聽憑熊義替他擺佈。熊義趁着這等機會。小心翼翼的。在秦三小姐跟前獻殷勤。浪女蕩夫。自然一拍就合。兩人都是清天白日。借着買東西。同去旅館裏。苟合雙方情熱。非止一次。秦東陽雖然知道。但他是受了西洋文化的人。最是主張這種自由戀愛。並且熊義有的是錢。在秦東陽跟前故意的揮霍。有時三百五百的。送給秦東陽。使用秦東陽生性鄙吝。得了這些好處。更不好意思。不竭力去成全他們的神聖戀愛。原來如此怪道西洋文化的目的就是金錢因此他們二人儼然夫婦。祇瞞着秦珍一人。一日熊義在三越吳服店買了一打西洋絲巾。想送給三小姐。剛走到秦家門首。祇見秦珍的二姨太。正倚着門欄站着。見熊義手中提着紙盒。知道又是買了甚麼來孝敬小姐的。二姨太也有心愛上了。熊義便立在門中間。不讓熊義進去。用那水銀一般俊眼。望着熊義。笑道。你手上提了甚麼。給我看看。熊義原是慣家。見了這神情。如何不知道。也落得快活。便笑答道。特意買了幾條手巾送你的。二姨太鼻孔裏哼了聲道。不希罕。你會買手巾。送我這背時的人。請問要怎樣行時熊義道。真是買了送你的。你拿去罷。說着將手巾盒遞給二姨太。二姨太接在手中。解開來看。看了看道。真是送我的嗎。我就不客氣。領你的情罷。說時。望着熊義笑。熊義也笑了。笑推門進去。二姨太忽然將熊義的衣服扯了。下道。這手巾我不要。你還是拿去孝敬小姐罷。我沒得這福分消受。熊義回頭問道。你這話怎麼講。嫌手巾不好麼。且將就點收了。下次再買好的送你。二姨太搖頭道。不是不是。說時。舉着大拇指道。這人見了。又要去鬻子。跟前嚼舌頭。羊肉沒討得吃。倒惹了一身的臊。又想吃甚麼樣的羊肉你拿去罷。不要弄得小姐也怪了。你熊義見他定不肯要。心想。送了他萬一被三小姐知道。實是不妥。便也不勉強。仍接在手中。道。等到

有機緣的時候再圖報効罷。一定是詞窮筆盡熊義別了二姨太來到三小姐的房裏。只見三小姐將頭伏在桌子上，好像在那裏打盹。熊義輕輕走到跟前，放下手巾，用手從後面去掩他的眼睛，才伸到臉，不提防三小姐猛抬頭，翻身來劈胸就是一拳，打個正着，打得熊義倒退了幾步，嚇慌了手脚，不知怎麼才好。三小姐氣忿忿的立起身，舉着粉團一般的拳頭，趕着熊義要打。尙武精神倒很不錯熊義此時不知就裏，又不敢跑，又不敢躲，祇哀求道：「我有甚麼錯處，小姐祇管說便要打幾下，也是容易的事。這樣氣忿忿的不氣壞了身體。」三小姐打了一下，聽得這般說，冷笑了聲道：「不愛臉的賤骨頭，你知道怕氣壞了我身體，也不是這樣了。」這樣不可以就是那樣的何如說着，復回身坐在椅子上，吁氣熊義還是摸不着頭腦，祇道是不該從後面去嚇了他，小心說道：「我特從三越吳服店買了打絲巾送你，因見你在這裏打盹，想逗着你開心，何必氣得這樣做甚麼。」熊義一邊說，一邊將手巾拿了出來，放在三小姐面前。正待說這絲巾如何好，三小姐已伸手將絲巾奪過來，順手拿了把剪刀，吱咯吱咯剪做幾十百塊，揉做一團，往窗外一擲，道：「你不去送人家，拿到我這裏來做甚麼。」更掩面哭起來。又另是一熊義才知方才和二姨太說的話不知怎的被他聽見了，祇急得千陪不是，萬陪不是，賭咒發誓的不知說了多少話，才勸住了啼哭。三小姐道：「我若早知道你是這樣見一個愛一個，沒有一長性的人，我也不和你這般迷戀了。你去愛別人罷，我也不希罕你這一個不通的男子。」另外再找人通一聚就是了說完，躺在一張番布榻上，將身朝裏面睡了。任熊義立在旁邊，低聲下氣的陪盡了小心，祇是不睬不睬，急得熊義在蓆子上雙膝下跪，足跪了點多鐘。三小姐的氣漸漸的平了，才轉身過來問道：「你以後見了那淫婦，還是等機緣再圖報効，還是怎樣。」熊義跪着答道：「這不過說了哄着他玩的。三十多歲的醜

鬼了。誰真個愛理他呢。三小姐嘆道：你們這種男子，誰不是鬪哄着女人玩的。我也懶得問你。以後我若遇着你，和那淫婦，祇要說了一句話，須不要怪我，做得太厲害，還不起來。祇管這般假猩猩的，跪着做甚麼。熊義如得了恩赦一般，爬了起來，腳跪麻了，站不住，便挨近身坐在番布榻上，盡力的溫存。三小姐雖則不氣了，祇是心中總覺有些不快。從此對熊義便不大親熱。有時一個人出外，也不來邀熊義。去找過三厥的人去了有時熊義來約他，他還推病不去。日子長了，熊義就未免疑心起來，便注意要偵探三小姐的行動，不知探出個甚麼情形。下章再寫。

評

許先生聽得譚理高諸般言語，居然不動聲色，並且替周之冕辯白。此等處最足見人學養。婚姻媒介所在日本居然成爲一種營業，此可見日本人做生意的本領，實在高妙，並且心思也深細極了。怪不得中國人，和他商戰不來。

戀愛自由，當然是西洋文化中的一個節目。因爲自由戀愛而講西洋文化，所講的文化也就可知。至於借文化爲名，獵金錢是實。秦東陽一流的人，遍天下皆是。在今日原算不得甚麼，不過秦東陽從妹子身上，得着熊義孝敬的錢，未免家族觀念太深。又不如新文化先生們，專犧牲別人的姊妹，自己可以得許多的孝敬，乖巧得多。此西洋文化字樣上，所以要加上一個新字。

第九十四章 運機謀白丁報怨 打官司西崽放刁

却說三小姐自從和熊義口角之後，便一人時常出外。熊義知道他是個不能安分的女子，一個人出外，必又是

相與了人。想起來實在氣惱。一日悄悄的釘在三小姐後面看他到那裏去幹甚麼。遙跟到巢囑。走到一所很大的洋房子的生垣旁。用小樹編成籬垣。日語名生垣。立住了脚。用眼在生垣裏面探望了一會。復轉到後門口。輕輕推了。下後門不見動靜。抬頭看了看天色。又低頭看了看手上的錶。回身往街上緩緩的走走。不多遠在一家牛乳店門首停了脚。又回頭望着那所洋房子。露出狠失意的神色。自然是那話兒只難爲釘在後面窺探的人怎樣下得去。走進牛乳店去了。熊義心想他進牛乳店必有一會兒耽擱。何不趁這時候。去看那洋房子門口掛了甚麼姓名的牌子。三步作兩步的跑到那大門口。祇見門欄上橫釘着一塊長方形的銅牌子。上面寫着幾個英國字。熊義不識英文。不知是幾個甚麼字。心中詫異。難道他相與了西洋人麼。他又不懂得英語。這就奇了。外面既掛着英文牌子。一定是西洋人。日本人從不見有掛英國字的。熊義正立在那大門首猜疑。猛聽得裏面皮鞋聲響。忙閃在旁邊。看出來的是甚麼樣的人。靴聲漸響漸近。大門開了。乃是一個五十多歲。魁梧奇偉的西洋人。走了出來。熊義留神看那西洋人。滿面絡腮鬚子。兩眼碧綠。凹進去有寸多深。鼻梁高聳。架着一副茶色眼鏡。一雙毛手。左邊提一個小皮包。右邊拿着手杖。雄糾糾的大踏步往牛乳店那條街上走。熊義料定必是這醜東西。真正要氣死人了。但如何配得上三小姐。真是賤淫婦。中國多少漂亮的男子不姘。偏要姘一個這醜的西洋人。真是不可思議。心想得氣不過。不由得兩隻脚便跟了那西洋人走。眼睜睜的望着他頭不也回的逕走過了牛乳店。也不見三小姐出來。這又奇怪。如何就是這般走了。自己便不敢走近牛乳店。恐怕被三小姐看見了。仍擇了個好遮身的所在。躲了偷看。不到一刻。忽見生垣裏面探出一個少年男子的頭來。熊義正仔細定睛。那個頭已收了進去。祇彷彿覺得不像西洋人。再看牛乳店

三小姐已蓮步輕移的走向洋房子這邊來。剛近生垣便聽得咳了聲嗽。加快了脚步向後門口走。那後門忽然啞的一聲開了。方才探出頭來的那少年喜孜孜的從後門跳出來。也不顧有人看見。一把扯了三小姐的手。即往嘴上去親。三小姐向兩邊望了望。用手推那少年。那少年乘勢拉了手。拖進後門去了。完了熊義跳了出來。跑近生垣口中不住的罵。豈有此理。趕到後門口去望。已不見一些兒踪影。說不出的心中氣惱。見那少年的容貌並身上穿的白衣服。分明是一個中國人。在這裏當西崽的可憐的三小姐。你生長名門知書識字。如何這般下賤。姘起這種世界上最無廉恥最無人格的西崽來了。莫說辱沒了你的家世。辱沒了你的身體。連你的哥哥都被你辱沒了。所以氣得他哥哥將西崽扭打你哥哥是一個千真萬真的文學博士。平日最喜和西洋人往來。你如果鬧出笑話來。教你哥哥怎麼見人。熊義一個人呆呆的立在那後門口發默。好一會。難堪之至聽得裏面有笑聲。忙走得遠遠的立着。看祇見三小姐和那西崽手挽手的並肩笑語。而出面上都現出極得意的神色。好像曉得熊義在旁邊窺探故意做給他看的二人只顧調情。只可憐熊義遠遠地看着。那種親熱的情形。實在眼中冒火。誰叫你去看二人正在起膩。彷彿聽得那房子裏面有叫喚的聲音。那西崽連忙攙過三小姐的臉。結結實實的親了幾下。更加不堪撒手撇開了一趑轉身向裏面跑。三小姐還像有話沒說完似的。在那裏咳嗽。向裏面招手。也不見西崽出來。復等了一會。大約是沒有出來的。希望了才懶洋洋的回頭向歸路。一步一步的走。熊義心中十分想跑出去。撞破了他。便撞破了又知道三小姐的脾氣不好。撞破了。怕他惱羞成怒。以後對於自己更沒有希望。極力按捺住性子。不由你不按捺性子轉小路抄到巢鴨停車場。正在等電車。三小姐也來了一眼。看見熊義似乎有些慚愧。走近身問熊義從那裏來。熊義臨時胡謔着說道。我有

個朋友。在國內同事的也是因亡命客連帶的關係。到日本來。就住在巢鴨。許久不見了。特來看看他。可笑。他那人。平日最喜和人講身分。他本來也是個有身分的人。一到日本。不知怎的。連他自己的本來面目都忘記了。居然和下女嬉識起來。我原想在他家久坐的。因見他和那下女勾搭的情形。實在看不上眼。懶得久坐。就回來了。你看好生生的。一個有人格的人。怎的一到了淫慾上面。便自己的身分都忘了。這一段話說得好三小姐聽了。知道是有意諷刺自己。倒神色自若的。笑答道。你不讀書。不知道雉鳴求其牡。獸之雄者為牡。雉是禽類。禽尚且與獸交。人與人交。還講甚麼人格。不是一般父母血生出來的皮肉身體嗎。我看倒是你那下女的朋友。還實得實落的享受了。那下女一心不亂的戀愛呢。針鋒相對更說得好熊義見他反是這般說。知道自己沒讀書。說他不過祇得望着三小姐笑了。笑說道。你說得不錯。幸我不會讀書。不然祇怕也要幹出那禽獸的事來。更說得好罵讀三小姐紅了臉。低頭不做聲。須臾電車來了。彼此無言。上了電車。歸到大塚。各自回家。過了一夜。熊義越想越氣。氣了一夜。還要氣死飯後秦東陽來了。熊義忍耐不住。將昨日所見。添枝帶葉。說給秦東陽聽了。秦東陽也氣得半晌開口不

得。熊義道。這事情你若想顧全體面。不能不設法斷絕他們的來往。日本新聞記者最是眼明手快。這類事被他們知道了。你家又頂着有錢的聲名。說不定要來敲你一個大槓子。那時不給不得了。給了更嘔氣。不是這般一說如何激得秦東

陽秦東陽最是鄙吝。她說有新聞記者將來要敲竹槓。又怕出錢。又怕丟面子。祇急得搔耳扒腮。反來求熊義要替他想個妥當的辦法。幸虧秦東陽有那奇毛病。要不是熊義只管說他的妹子不成。才他一定還要發成這樣的自由戀愛。如何肯向熊義求主意。打破他妹子的神聖自由呢。熊義道。依我的主意。這事

須得稟明鬍子。三小姐對於鬍子。還像有三分懼怯。以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了。秦東陽搖頭道。不中用於今。鬍

子也管不了他。他倒時常氣得鬍子說話不出他怪鬍子沒替他尋得人家。俗話說得好處太多難做這可謂之女人大多難做了熊義道既是鬍

子管他不得就祇好你自己出頭。一面用好言勸他顧全名譽你須擔任替他趕快擇婿結婚。一面教兩個姨太太

太羈絆着他。不許他和西崽見面。我就大家帮着留心。若遇見他和西崽在一塊的時候我就送信給你。將那東

西毒打一頓硬賴他是賊偷了你的家的物件。不服使拖他到警察署去。必得是這們大鬧一回。三小姐才得收心

你想想我這主意對不對。主意狠對非是想要秦東陽打西崽一頓與你出氣秦東陽道勸他是不行的。他決不會承認有這些事。姨太太也

羈絆他不住。祇好趕緊替他擇婿是正經。但一時從那裏去覓相當的人。此地又不比國內。他的性格你難道不

知差不多的人。他若肯嫁也不等到今日了。倒是你帮着留神有機會將那忘八崽子痛打一頓。却再理會。熊義的計

功成了二人商議停當了。秦東陽自歸家等候熊義的報告。好毒打西崽。熊義終日在門口探望。三小姐出外必由

熊家門首經過。無論去那裏。熊義總在後面釘着。三小姐也有些知道。祇是仗着自己聰明。父親鍾愛。那曉得熊

義和秦東陽商議了。有心下手自己的情人。因此明知熊義釘在後面。他也不怕。這日也是合當有事。熊義正

同秦東陽到神田看一個朋友。從朋友家出來。想由神保町坐電車歸家。打裏神保町經過。熊義眼快。若不是眼快

也不中用的早看見了一家小西洋料理店臨街的樓上。坐着一男一女在裏面吃喝。即指給秦東陽看道。朝着外面

坐的那東西。便是那忘八羔子。你看這個的背影。不是三小姐是誰呢。秦東陽看了。氣得就要進去。恨不得將

那西崽一把抓出來。拳足交加的一頓打死。熊義忙拖住了。小聲說道。不用忙。說着將秦東陽拉到一個小巷子

裏面。偏有這許多計算怎的心思轉得這麼快。這樣的不讀書人也就可怕得狠說道。他們兩人做一塊。打起來。人家看了一男一女。必定知道是一樁奸情

事說開了，不好聽。不如設法將小姐調開，再去打那東西。真好秦東陽道：「如何調得他開呢？熊義道：「不難。等他們出來的時候，我自想法子將小姐調開走了。你才出頭去打。」這豈但調開了三小姐，且自己也抽開了身了。秦東陽點頭答應，舉眼去看那

樓上，見三小姐已立起身。一個下女站在旁邊，好像是吃完了會賬，不一會，男的也起身，轉眼都不見了。大約是

下樓來了。果然是男的在後，女的在前，都被酒醉得面紅耳赤的出來，祇見那男子拿着一個手巾包，解開洋服

胸前的鈕扣，往裏衣口袋裏塞。秦東陽瞥見那手巾包是一條湖色的綢緞，認得是三小姐常用的汗巾，不由

得心中又是一氣，催着熊義趕急去調開小姐。熊義飛跑轉到三小姐面前，做出驚慌失措的樣子，向三小姐說

道：「小姐你怎的還在這裏，害得我那裏不找到了。鬍子中了風，已昏過去幾次，痛哭流涕的要見小姐的面，哥哥

在家裏伏侍，不能出來，託我四處尋小姐，快回去罷，不要耽擱了。」這一段鬼話，真講得像。說完，不由分說，一把拉了三小姐就

走。三小姐雖則聰明，一時也想不到是假的，聽說父親中了風，心中也未免有些難過，糊裏糊塗的被熊義拉着

走過了一條街，才定了定神，摔開熊義的手，道：「拉得我的手生痛，回去就是。何必是這般野蠻做甚麼的？」還有更野蠻

付小姐的說着，立住了脚，回頭望了幾望，已轉了彎，不見那西崽了。我聞至此不禁發書一歇世之戀好情，祇得垂頭喪氣，

的跟着熊義走。秦東陽見熊義已拉着妹子走了，跳出來如猛虎擒羊的一手抓住了西崽，雨點一般的拳頭，祇

向他沒頭沒腦的打去。西崽不會提防，如在夢中的被打了十幾下，才掉轉身來，扭住秦東陽，問甚麼事打我。秦

東陽也不做聲，祇顧打。西崽被打急了，便也回打起來。街上看熱鬧的人圍了一大堆。第九十一章書中的譚理

蒿也正在這時候擠在人叢中看。當時扭打的情形已在譚理蒿口中述了。於今且說秦東陽將西崽扭到警察

署。因秦東陽不會日本話。警察署特找了個能說英語的巡長。來問秦東陽的事。由秦東陽指着西恩說道。這東西我也不認識。他時常在我住的房子左右探頭探腦的和賊一樣。有時見我家中沒人。便挨進來偷東西。我家中失了幾次衣物。總抓他不着。今日又來我家中偷了這樣一大包金首飾。恰好在裏神保町過着了。因此將他拿了來。請貴局長盡法懲辦。說着將一包金器遞給巡長看。巡長問了秦東陽住的地名番號。並姓名歷史。都在歸檔簿上寫了。教秦東陽坐在一旁。回頭也用英語來問西恩。西恩說了幾句英語。忽改口說日本話道。我姓鮑名阿根。多年在英國人湯姆遜家裏當差。從來不與這人認識。今日我主人差我來神田買食物。並不知他爲甚麼事。將我在街上絕無理由的扭打。至於這一包金器。原是我妻子的。竟說是他的我妻子的小名叫次珠。你去那那包金器的手巾角上。還繡了他的名字。怎說是偷得他的。這他字指秦東陽我不特不曾到過他家裏。並不知道他姓甚麼。住在那裏。巡長將包金器的手巾角看了看。點頭向秦東陽道。他說這金器是他妻子的。手巾角上還有他妻子的名字。你有甚麼憑據。說是你的。秦東陽氣得不好如何說。一時又找不出是自己的憑據。來見巡長是這般問。祇急得兩臉通紅。虧得人急智生。忽想起來。那些首飾都是去年到日本來的時候。新從上海。弄天寶打的家中。還有發票。心中這般一想。登時膽壯起來。向巡長說道。這金器是我的。憑據狠充足。你且問他這金器是那家銀樓買的。每樣多少重。有沒有那銀樓的發票。手巾上的字。不能作憑據的。巡長問道。你有銀樓裏的發票麼。秦東陽道。我自然有的。你且去問他。看他知不知道。巡長真用這話去問鮑阿根。鮑阿根不慌不忙的答道。這金器是我妻子自己在上海買的。發票也在我妻子手上。是那一家銀樓。我却不曾向我妻子去問。好在我妻子

現在日本你不信。我可寫封信去接他來一問便知道了。巡長喜道：你妻子既在這裏更好了。你快說你妻子住在甚麼地方。我這裏派人去傳來。鮑阿根道：借紙筆給我寫封信去。教他帶發票來。巡長帶鮑阿根到一張寫字檯跟前。抽出張紙來。教鮑阿根寫。鮑阿根從身邊摸了一會。摸出一封皺做一團的信來。鋪在寫字檯上看了會。照着上面寫的地名。在紙上寫了。正待將原由寫出。教三小姐不要避嫌。立刻帶發票來承認。一句救自己的顏面。免得丟人。可憐鮑阿根是個當西崽的人。能讀了多少書。寫得來多少字。拿着筆將三小姐寫信給他。信封上註的地名。照樣寫了。低頭思索。心中的意思。這些字如何寫法。又是一個沒有讀甚麼書的。不過比熊義強一點。能夠自己寫條子。和剛才秦東陽說的一絲不錯。不覺詫異問道：你妻子也是住在這地方也姓秦嗎。鮑阿根點頭道：我妻子不姓秦。姓甚麼。巡長道：你寫我去問問他看。說着走到秦東陽跟前問道：這姓鮑的說他妻子也姓秦。所寫的地名。就是你家裏。這事情怎麼講。你家中有些甚麼人。秦東陽紅了臉說道：他那有甚麼妻子。在我家中住着。他這東西簡直是平白的侮辱人。我家中有父親。有兩個姨母。一個妹子。還不會許人。這個無賴子。屢次乘我出外。即來我家中調戲我妹子。並盜竊我的物件。於今他還敢平白栽誣說我妹子是他的妻子。你但想想我仕宦人家的小姐。如何肯招這們一個當西崽的做女婿。他這東西做賊偷盜人家的金首飾。竟敢公然侮辱人家。不重重的懲辦他。還了得嗎。秦東陽說得氣衝牛斗。鮑阿根已將信寫好。交給巡長。巡長擱在手中。看了人問道：你這妻子已經結了婚的沒有。鮑阿根道：怎不會結婚。已是同睡了個多月了。巡長道：何時在甚麼地方結婚的。有證婚人沒有。有婚約沒有。這上面寫的地名。還是你自己家裏。還是寄居在別人家裏。你快說出來。我方帶人去傳他。鮑

阿根被這一問問得不好回答了。半晌說道：結婚的地方在淺草富士屋旅館內。婚約就是這指環。還有一條手巾，便是包金器的。上面有他的名字。證婚人沒有。於今寄居在我岳父家內。巡長道：你岳父家有幾個甚麼人。鮑阿根道：岳父之外，有兩個姨岳母。一個舅子。巡長道：你都見過沒有。回說：不曾見過。我並不會去過岳家。巡長指着秦東陽道：你知道他是甚麼人。鮑阿根搖頭道：不認識。巡長笑道：你既曾和你妻子結了婚，同睡了個多月，如何岳家一次都不曾去。岳家的人都不認識。證婚人也沒有。你這人倒狠滑稽。看你的身分，也不像是好人家的女婿。他說你平白栽誣，祇怕是實。你姑且將你和你妻子結婚的時日，並情形說出來。鮑阿根道：結婚的情形，要我說不難。不過你要我說無非是不相信我。以為秦家小姐不是我的妻子。你也不用問。我也不用說。你祇傳那小姐本人來。看他承不承認是我的妻子。他本人不承認，你儘管治我盜竊並侮辱的罪。若是本人承認了，自由結婚。在法律上，並沒違犯甚麼。巡長聽了，已明白是一件奸情案。據口供看來，若還不明白是奸情案，那就不用當巡長了。那小姐戀奸情熱，必然背了父兄，幫着情人說話。這種事，若是在日本的紳士人家，出了警察及法官，必幫着紳士家。隨便加好夫一個罪名，不容置辯的收監起來。任你有多大的理由，祇須幾句恐嚇，便教你沒得話說。着着於今是中國人出了這種事，他如何肯替紳士方面顧體面。巴不得盡情審問出來，好大家開心。着能禁止新聞家登載，就算是留了無窮的情面了。當下巡長聽了鮑阿根的話，也不和秦東陽商議，竟將這封信派了一個能幹巡警，忍着自轉車風馳電掣的向大塚秦家來。却說熊義騙秦三小姐上了電車，心想一歸到家中，見他父親不會中風，必有一番發作。他是被秦三小姐收服了的人，發作起來，是不怕委屈死人的。害怕不過不敢同回秦家去。走到自家門首，借故

撇了三小姐歸自己家去了。秦三小姐進門見家中靜悄悄的沒一些兒聲息。走到父親房裏兩個姨太太陪着他父親好好的在那裏說笑。才知道受了熊義的騙氣。氣得開口跑回自己房內。恨了兩聲。將身子斜倚在香榻上。慢慢的回想與鮑阿根幽會時的滋味。正在如糖如蜜的甜頭上。祇見二姨太神色驚慌的跑了進來。三小姐因那日搶熊義手巾的事。心恨二姨太一晌不和。二姨太說話。此刻見他這般神色進來。更是不快。正待問甚麼事。如此大驚小怪。二姨太已踉脚說道：不好了。不知甚麼人在警察署告了小姐。此刻派了警察來要傳小姐到案。三小姐猛聽說也嚇得芳心亂跳。這幾分鐘的時間三小姐又氣又樂又恨。又癡正是一寸心怎容得許多靈機哩。急斂了斂神。叱道：放屁。我又不犯法。誰人在警察署告我。誰敢來傳我。二姨太道：老太爺對我是這般說。教我來和小姐說。小姐不信。到客廳裏去看看就知道了。三小姐也不免有些吃驚。問道：哥哥到那去了。不在家嗎。二姨太道：少爺早起就出去。不會回家。小姐快到客廳裏去罷。老太爺在那裏陪着警察。祇急得發抖。戰戰兢兢的。連對我說話。都說不清楚了。三小姐本想起身到客廳裏去。一看二姨太的臉色。狠含着得意的神氣。便坐着不動。放下臉說道：我看老頭子真老糊塗了。就是警察署來傳你女兒。難道真個教你女兒去。到案你女兒又不曾在外面殺人放火。必得親身到案。甚麼大不得了的事。若哥哥在家。到警察署去問問。看是誰告的甚麼事。既哥哥不在家。就爹爹自己坐乘馬車去。無論如何也輪不到我去。警察署出乖露醜。你是這樣去對爹爹說。二姨太不服。還想說話。秦珍已扶着拐杖。大姨太攙住臂膊。老淚盈腮的進房。即發出顫巍巍的聲音。叫着三小姐的名字。次珠道：你害得我苦。你如何是這樣胡鬧。使我做不起人。那警察說的話。我也不懂。你祇自己去看這封信。說着將鮑阿根的信遞給秦次珠。秦次珠接了。

一看又急又氣。登時仰天往蓆子上便倒。昏厥過去。所受的激刺太深了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

三小姐和熊義決裂之後。便去相與了一個西崽。此之謂飢不擇食。

熊義窺探三小姐的行動。乃是自討煩惱。世界上豈有肯和我偷上之人。而不能別與他人偷上者哉。

熊義慙惡秦東陽打鮑阿根。確是有計算人。總此事前後以觀。還是以熊義爲第一壞蛋。秦珍昏憤糊塗。不足置議。二姨太行爲。乃是婊子嫁人後之常態。至秦東陽與次珠。一個財迷。一個色迷。都不足責。故擾亂秦氏家庭者。熊義一人而已。

西洋人之勢力。在日本人眼光中。又加一倍。怪不得一班人都想巴結個西洋優先權的奴才資格。

第九十五章 秦小姐愛狗結因緣 蕭先生打牛辦交涉

却說秦三小姐看了鮑阿根的信。又聽得說是他哥哥做原告。不由得一陣傷心昏厥過去。秦珍連連踐脚。一面撇了拐杖。彎腰來抱。一面哭哭啼啼的教兩個姨太太。快些燉薑湯來灌救。大家鬧了好一會。將秦次珠救醒過來。他知道鮑阿根進了警察署。也不暇顧及廉恥。哭向秦珍道。爹爹不要着急。我去警察署說明。白就是了。千錯萬錯。是我的不是。不能連累別人。到也爽快秦珍急道。我的兒。你可以去到警察署。你可憐。我是個快死的人了。不要再給氣我受。平日不管教臨時如此悲苦也是枉然我自到警察署去。說時向二姨太太道。你去看。下女請熊先生。怎的還不來。要他陪我同去。二姨太太去了好一會。回房說道。下女說熊先生說家裏來了客。等客去了。就過來。秦珍氣罵道。甚麼。

客這般緊要。下女糊塗蛋你自己去教他快來。接着歎了聲氣道：「平常沒事的時候，終日守在這裏，連飯都不肯回家去吃，也不見有甚麼客。我家一有事，便這般裝腔做勢起來，並非裝腔做勢，只因你女兒待他惡，秦次珠本坐在旁邊，嚶嚶的哭泣，聽得他父親如此說，想起熊義騙他回家的情形來，更是傷心，哭向秦珍道：『爹爹，不要去叫那沒良心的奴才，就是他和哥哥弄我，才是這樣。我也顧不得丟人了。還是我自己去警察署。』真是天下第一強顏女子。秦珍恨道：「都是你們這些孽障，害得我連日本都不能安居。」還是住到中國去，免得在留東外史上發表你的家庭新史。你聽那警察在客廳裏叫喚起來了。

話不曾說完，祇見下女跑來向秦珍道：「警察先生在那裏發話，說躲了不見面是不行的。秦珍聽得也不願女兒仍扶了拐杖，教大姨太攙着到客廳裏去了。二姨太已將熊義拉了來。秦珍不知這事就是他熊義玉成的，還對熊義說是飛來的禍事。熊義向警察問他們在警察署的情形。警察詳細說了一遍。熊義笑對秦珍道：「那奴才的膽真不小，居然敢寫信來，不重辦他還有法律嗎？」祇怕日本沒有法律能辦他。我陪老伯就去硬指定他是賊。那金首飾的發票也帶了去，看他有甚法子辨白。秦珍點頭道：「請你同去。」我對警察自有話說。看你有何話可說。當下喚了乘馬車，同熊義坐着。警察自騎着自轉車，在馬車後跟着往神田警察署。此時秦東陽坐在警察署，又怨恨，又懊悔，惟恐妹子真個來承認是鮑阿根的妻子。自己面子下不來。據令妹的意思，居然是這樣。看鮑阿根時，反神安氣靜的坐在那裏，和那巡長說長道短。秦東陽不懂日本話，又聽不出他們說些甚麼，祇覺得那巡長不住的對自己露出一種揶揄的神色。日本

中國人自秦東陽正在如熱鍋上螞蟻一般的時候，猛然見熊義扶着父親進來，不見妹子在後面，祇覺心中安帖了許多。忙起身接了巡長也迎上來。見秦珍老態龍鍾的樣子，忙端了張椅子，納秦珍坐了。秦東陽對巡長紹介

了說道。這是我父親。如那奴才是我家的女婿。當然應該認識。說完又向秦珍用中國話述了遍。秦珍搖頭道。我的女兒還不會成人。那來的女婿。這無賴子。訛詐人。他在我家偷的金器。發票我也帶來了。幸虧有發票做證據。要不然簡直是秦東陽訛詐鮑

阿根請你看罷。即將發票交給巡長。熊義翻譯了這些話。巡長接了發票。點了點頭道。我知道了。這時的巡長見

了發票對鮑阿根便不似從前那種嘻皮笑臉了。不怕得罪西洋人嗎立時放下面孔。厲聲問道。秦家的憑據是來了。你的怎

樣。秦家小姐並不會成人。你祇圖抵賴。任意誣讒人。你這奴才。日本人罵奴才便是很重的語氣實在可惡。鮑阿根也不回答。巡長

大搖大擺的走到秦珍面前。深深作了個揖道。小婿祇不曾拜見過你老人家。令媛實在是和小姐訂了婚約。已

經成親個多月了。你老人家不信。這裏還有令媛親筆寫給小婿的信。即將那信拿出。在秦珍眼前照了幾照。噫

噫的伸出手笑道。這指環不也是約婚時。令媛對換給小婿的嗎。剛才那巡長向小婿問結婚的情形。並時日小

婿心想說給他聽。失了你老人家的體面。壞了令媛的名譽。因此忍了又忍。不肯說。以為令媛接了小婿的信。必

然來替小婿承認。那包金器。令媛今日才送給小婿。小婿祇圖沒事。巴巴的將原因說給人家聽了。沒得笑話。你

老人家若能代令媛承認一句。大家沒事。也不丟人。豈不好嗎。此一段話即是和巡長說短時所預擬者。不然吾恐日本警察未必聽任鮑阿根如此自由亂說秦珍氣

得兩眼發直。一疊連聲的罵胡說狗屁。熊義秦東陽都跳起來。舉拳要打。兩旁的巡警和巡長圍攏來勸解。鮑阿

根冷笑道。給臉不要臉。教我也沒法。接着向巡長道。我將事情原委說給你聽。任憑你拿法律來判斷。那日是陰

歷的三月初三日。我主人因在中國多年。染了中國的習慣。說那日是踏青節。帶着夫人公子。去上野公園踏青。

我也同去照顧公子。並哈巴狗。正在公園中間遊。無意遇着秦三小姐。那小姐我並不認識。他見了我手中牽的

兩條哈巴狗非常歡喜。先歡喜狗後歡喜人歡此時恰好我主人主母都不在跟前。秦三小姐便問這狗可是我的。我說你問了做甚麼。他說可能賣給他一條。我說是我主人的。這小公子極是喜歡他。不能賣給你。他問我住在那裏。能借給我玩玩也好。先借狗玩玩他說着便向我手中來接皮帶。我怕他牽去了不還。我不肯放手。他在我背上捏了一下。笑道。我又不牽着走。怎這般小氣。他牽着哈巴狗蹲在草地上。一面逗着小公子笑。一面問我的姓名。住在那裏。我告訴了他。他說狼喜那哈巴狗小公子他也狼愛。看我家裏能不能常來玩耍。我說祇要我主人不在家時來我家玩耍沒要緊。他問我主人何時不在家。我說我主人是現在建築中央停車場的工程師。每禮拜十點鐘到工程處去。午後三點多鐘才得回來。我因說話的時候太久了。怕主人責備。接過皮帶。抱着小公子就走了。第二日十點多鐘的時候。我在花園裏灌花。忽聽得生垣外面有人呼我的名字。我從後門跑出來看。不料正是那小姐。我心裏雖覺得奇怪。有何奇怪來玩祇好引他到我房中來坐。我說你坐坐。我去牽哈巴狗。抱小公子來給你玩。他連連對我搖手。拉我同坐了。笑說道。你祇道我真個愛那哈巴狗嗎。你才是個哈巴狗呢。說着嘻嘻的笑。我十四歲上。伺候我這主人十五歲到日本來。今年二十歲了。除我主母而外。並不會和別的女人多說過一句話。忽然見他對我這般親熱。我不得也狠愛他。那日就同他到淺草富士屋旅館內睡了一會。後來愈加親熱。他知道我沒有妻室。說定要嫁我。和我交換了指環。我的膽也漸漸的大了。他來的時候。就在我房中同睡。他今日送我一包金首飾。說他家有人知道了。正在設法妨礙他。着急以後不能每日歡聚。要我且收了這些金器。他慢慢的再將貴重物件偷盜出來。好和我同逃回中國去。我待不肯。又見他哭得可憐。祇得收了金器。前幾

日、因、爲、天、雨、差、不、多、有、一、星、期、不、會、會、面、他、還、寫、了、封、信、給、我、上、面、寫、了、他、的、住、址、約、定、了、時、刻、教、我、到、他、家、去、
 他、在、門、外、等、我、信、現、在、這、裏、我、所、說、的、都、是、實、在、情、形、沒、有、絲、毫、捏、造、這一股女偷男的故事，
 李倒也新鮮之至。巡、長、聽、了、鮑、阿、根、的、話、

用、那、嚴、酷、的、面、目、鼻、孔、裏、哼、了、聲、道、幸、而、事、情、敗、露、得、早、再、遲、幾、日、你、這、拐、逃、的、罪、案、就、成、立、了、秦、珍、父、子、都、不、
 懂、日、本、話、鮑、阿、根、述、的、那、篇、話、一、句、也、不、知、道、熊、義、聽、得、明、白、知、道、日、本、警、察、決、不、肯、認、真、追、究、逼、迫、狠、了、恐、怕、
 還、要、說、出、不、成、聽、的、話、來、並、且、日、本、小、鬼、最、怕、西、洋、人、鮑、阿、根、又、在、湯、姆、遜、那、裏、當、差、更、是、不、敢、得、罪、他、的、打狗
 的罪小鬼那
 裏擔得起

便、和、秦、東、陽、商、議、道、依、我、聽、鮑、阿、根、向、巡、長、說、的、情、形、我、們、難、得、佔、上、風、上風未必不能佔只是
 鬧得臭穢不堪罷了祇、要、金、器、

既、經、證、明、不、是、他、的、了、任、憑、警、察、去、辦、罷、秦、東、陽、在、警、察、署、坐、了、三、四、點、鐘、眼、睜、睜、看、着、鮑、阿、根、說、話、的、情、形、並、
 警、察、挪、揄、的、詞、色、早、已、如、坐、針、氈、此、時、聽、了、熊、義、的、話、即、點、頭、道、總、得、想、個、收、科、的、法、子、才、好、不、要、太、虎、頭、蛇、尾、

了、更、惹、人、笑、話、熊、義、道、你、是、事、主、有、些、話、不、便、和、巡、長、說、且、等、我、去、說、說、看、是、怎、樣、說、着、拉、了、巡、長、向、裏、面、房、間、
 商、量、去、了、好、一、會、巡、長、跟、着、熊、義、出、來、將、金、器、和、發、票、交、還、秦、珍、道、這、金、器、已、經、證、明、確、是、你、家、的、你、等、可、先、拿、

着、回、去、鮑、阿、根、我、自、會、處、置、他、秦、珍、接、了、道、謝、起、身、秦、東、陽、扶、着、同、熊、義、坐、馬、車、回、大、塚、一場是非總算了結熊義
 的機謀總算沒有白使秦

東、陽、悄、悄、問、熊、義、怎、生、和、巡、長、商、量、的、熊、義、搖、頭、吐、舌、道、險、些、兒、被、那、奴、才、佔、了、上、風、去、巡、長、橫、豎、不、關、痛、癢、說、
 鮑、阿、根、自、是、可、惡、祇、是、他、有、約、婚、的、證、據、又、在、西、洋、人、那、裏、當、差、不、能、隨、便、加、以、奸、拐、的、罪、名、若、要、認、真、辦、他、須、

得、向、法、院、裏、起、訴、還、得、那、小、姐、親、自、到、庭、不、承、認、那、些、證、據、才、行、況、且、男、女、的、年、齡、相、等、鮑、阿、根、又、祇、到、過、秦、家、
 一、次、尙、是、那、小、姐、親、筆、寫、信、招、來、的、誘、奸、的、罪、都、怕、不、能、成、立、我、聽、了、祇、得、說、於、今、並、不、求、如、何、辦、他、但、是、我、等

的體面不能不顧。金器不能不回。還對他說了許多感激圖報的話。才答應還我們的金器。讓我們出了署門之後。方放鮑阿根回去。這事千怪萬怪。祇怪得次珠太糊塗。秦東陽恨道。還有甚麼說得。完全是鬍子嬌養壞了。到了此刻。還咬着說他的女兒不會成人。你看人家聽了。好笑不好笑。二人說話的聲音小。馬車行走的聲音又混住了。秦珍年老耳聾。全不聽得。須臾到了大塚。秦東陽邀熊義同歸家。熊義推說有客。先下車回去。秦東陽到家後。將一切情形告知秦珍。秦珍才知道自己女兒已經成了人深悔在上海的時候。不該帶着女兒在堂子裏吃酒叫局。膽子也弄大了。臉皮也弄厚了。才敢幹出這等事來。這種家教本來太特別了想喊來教訓一頓。又平常嬌養得女兒性子不好。動不動就碰頭碰腦。痛哭起來。自己又年老。懶得淘氣。恨了一會。還是不說他的乾淨。祇吩咐秦東陽留心擇婿。趕緊嫁出門完事。暫且放下。再說熊義本是怕見秦次珠的面。故意推說有客。歸到家裏。燙巧真有個朋友來訪他。這朋友姓蕭名臨壽。保定府人。曾在南京和熊義同事。年齡三十多歲。生成一副銅筋鐵骨。雖是自小讀書。却終日喜使拳弄棒。等閑三五十人。近他不得。民國元年。在南京留守府充當一名二等副官。與黃克強的鏢師蔣煥棠最是投契。蔣煥棠極恭維他的拳棒了得。他見了日本打相撲的練柔術的他幾次想飛入。參加戰圖之意見四顯顯自己的能為。祇是不懂得日本話。沒法去打。他今日走三崎座經過。東京的戲院見外面豎了幾塊廣告牌。子寫着六國大競技五個大字。旁邊註明英國奧國意國葡國美國力士團共十二人。來日本與柔術家大競技。假三崎座的舞臺。打一星期。蕭臨壽看了。納悶道。怎的沒有個中國人在內。可惜蔣煥棠不曾來此。說不得。我一個人也得去和他們較量較量。好好有舍我其誰之概打勝了替中華民國爭點面子。就打輸了。又不是政府派送來的。祇要

了我一個人的臉。好好中國人能夠人人個個都存着如此的心又豈止小鬼不挨打而已但是我懂日本話。此事須得去和熊義商量。要他替我去辦交涉。主意已定。即乘電車到大塚。來至熊義家中。恰好熊義由警察署回來了。蕭熙壽將來意說了。熊義笑問道。你自料確有把握麼。蕭熙壽道。我並不會見着他們的本領。怎能說確有把握。不過他們柔術的手法。雖和蒙古傳來的攢較差不多。但改良的地方不少。十分陰毒傷人的手。好像沒有。我就敵不過他們。大約還可保得不至受傷。這是千穩萬穩的熊義道。你打算就在今晚去嗎。蕭熙壽道。他那廣告下面填的日子是十一月十四日。連今日才打了兩天。我們今晚去。如打輸了。也還有工夫去找能人復打。不算勝先算敗。定要爭這口氣熊義道。武術裏面的事。我一些也不懂得。雖說得來幾句日本話。一點規矩不曉。這交涉恐怕辦不好。蕭熙壽道。有何辦不好。祇將我要和他們較量的意思說出。他們若是故意設這把戲。騙看客錢的。必沒有真實本領。不肯與我較量。若肯與我較量。我們是別國的人。不懂他們的規矩。沒要緊。我一定要去。你知道我在此地沒多朋友。你不替我辦交涉。便去不成。熊義被說得無法。也有心想去見識見識。便答應同去。蕭熙壽就在熊家吃了晚飯。此時正在十一月。天氣寒冷。蕭熙壽穿一件銀灰色素緞面的灰鼠皮袍。青緞八團花的羊皮馬褂。熊義覺得這種裝束礙眼。教他換身洋服去。免得打輸了的時候。惹人注意。日本人輕薄。又素瞧中國人不起見了。這種服色。更要在後面指笑。蕭熙壽道。我正惹人注意。穿洋服。他們不知道。還是中國人就打贏了。也沒趣味。不用換罷。並且你的洋服太小。與我的身體不合。我們就去罷。熊義祇得同他乘電車到三崎町的三崎座來。祇見那門首擁着一大堆的人。在那裏買門票。熊義往懷中摸出錢包來。想擠進人叢中去買票。蕭熙壽拉住他道。我們是來和他較量的。買甚麼門票。熊義道。沒有門

票不能進去。他們那知道我們是來較量的。不如先進去看他們打一會。你自己斟酌。可以上臺。我再去辦交涉。你說是麼。蕭熙壽祇得應是。蕭熙壽自負不淺熊義買了票。二人進場。即有招待的人過來。看了門票的等級。引到頭等座。

位坐了。臺上還沒開幕。樓上樓下的看客。已經擠得滿滿的。外面還絡繹不絕的進來。祇聽得如雷一般的掌聲。催催開幕。不多一會。臺上出來了一個五十多歲的人。向看客行了鞠躬禮。登時樓上樓下上萬的人。寂靜無聲。

蕭熊抬頭看那人。穿着大禮服。軀幹雄偉。精神完足。項下一部漆也似黑的鬚鬚。飄然過腹。放開那又響又亮的聲音說道。五國的力士團。慕我柔術家的名。不憚遠涉重洋。前來研究。尙武是我國的靈魂。柔術是尙武的神髓。

這時候正是我柔術家逞精神。千載一時的機會。鄙人特召集江戶日本古稱江戶健兒。一則酬答力士團遠來的盛意。

一則顯我柔術家的身手。今日是開幕的第二日。諸君注意。替江戶兒日本稱尙武之士。及有氣骨之男子。爲江戶兒。有讚美之意。吶喊助威。說完。

笑逐顏開的。復鞠一躬。轉身步入內臺去了。樓上樓下的掌聲。復拍得雷一般響。蕭熙壽問熊義聽說的甚麼。熊

義譯給他聽。臺上已開了幕。東邊比排立着兩個西洋人。西邊立着兩個日本人。臺中豎一塊黑板。用粉筆寫着

比武的二人名字。西洋人赤膊着。祇繫了一條短褲。兩手帶着皮手套。拳闘家用日本人穿着柔術家的制服。兩個

評判的。都是禮服。手上托着一個錶。看了看時刻。各牽着本國力士的手。一步一步走到臺中間。力士與力士握

了握手。評判的與評判的也握了握手。兩個評判的同聲喊了句好。力士應聲各退了兩步。評判的復看了看手

上的錶。口中數着一二三。這三字才出口。那西洋力士。即向日本力士猛撲過來。日本力士躲閃不及。握拳對西

洋力士迎擊上去。西洋力士將身軀一偏。來拳恰伸到脇下。祇用力一夾。日本力士的手。便抽不出來。西洋力士

身軀偏左。日本力士也跟着向左邊倒。偏右也。也跟着向右邊倒。如此打法真正是笨得一塌糊塗日本力士急得面孔通紅。也是滿座座上看客鬧起來。吼着笑。蕭熊二人看那西洋評判的笑容滿面。日本評判的狠現出不安的神情。想喊停止。比較看看錶。時間未到。非本人聲明服輸。西洋力士決不肯放鬆的。蕭熙壽着急。向熊義說道。那西洋人氣力雖大。可惜太不靈便。是這般夾了敵人的手。祇怕免不了終要上當。當然講不話沒說完。忽聽得滿座都狂叫起來。看臺上時。日本力士的手早抽了出來。已將西洋力士按倒在地。兩脚朝天。在那裏一伸一縮。登時兩個評判的互換了顏色。那叫好拍掌的聲。震得人兩耳都麻了。蕭熙壽歎道。這種笨蛋。如何幾千里巴巴的來比武。不要把人。都氣死了。你就去替我辦交涉罷。像這般蠻牛也似的能耐。大約三五個人。還可以對付得下。看穿了柔術家的底蘊了熊義答應着。回頭找了個招待員。向他說了要飛入的意思。請他去裏面問。看許可不許可。招待員問共有幾人要飛入。都是中國人麼。熊義道。祇有一個。指着蕭熙壽給他看。招待員望着笑了。欣然跑向裏面去了。不一會。跑回來笑向熊義道。已稟明了院長。甚是歡迎。請二位進去談話。熊義點頭。同蕭熙壽跟着招待員走入內臺。祇見裏面亂糟糟的。擠了一房的赤膊大漢。招待員引到一間小房內。開幕時演說的那鬍子。近火爐坐着。兩旁立着兩個穿柔術制服的漢子。在那裏說話。見招待員引着二人進房。忙起身迎接。招待員指着鬍子向蕭熊二人道。這是小杉院長。小杉不待二人行禮。走過來握手。狼表示親熱的樣子說道。得二位來飛入。我們力士團更增光了。二人各拿出名片來。熊義謙遜說道。我這朋友。平日醉心貴國的武士道。久有意瞻仰。難得今日這般盛會。一則專誠拜謁院長。一則見識見識。飛入的話。却是不敢。小杉請蕭熊二人坐了。陪坐着說道。兄弟也曾在貴國北五省游

歷多年。領教的地方不少。貴國的武技。兄弟是佩服極了。不過今日的會。雖也是一般的角技。是和貴國比武比較起來。却是有許多不同。貴國比武不限時間。祇論勝負。不限手法。祇求克敵。我們這種角技。但由雙方同意。限定了時刻。或十分鐘。或二十分鐘。在規定的時間以內。無論敗到甚麼田地。祇要自己不承認服輸。評判的不能評判他輸了。以滿足規定的時間為止。看最後之勝利屬誰。便算誰勝利了。手法也有一定的限制。受傷致命的地方。不許打。傷人致命的手。不許用。即在敗退的時候。用一毒手。可以轉敗為勝。評判的不能承認他勝利。按受傷的輕重。還要責罰他。因此我們這種角技。沒有徼倖佔勝利的。中國拳術家比試。每有稍不留意。以能收於不能者。有此種限制。方顯出真實本領。更沒有關毆傷生的。中國拳術家比試。喪生者無在不有。有識者所以鄙之。而拳術之所以不發達也。蕭先生如肯賜教。也得依敵會的規定。熊義將小杉的話。一一譯給蕭熙壽聽。不知蕭熙壽聽了。如何回答。下章再說。

評

諺有之曰。男偷女。隔重山。女偷男。隔布欄。秦三小姐自己找上鮑阿根。當然算不了甚麼事。

鮑阿根吃官司。仗着西崽的官銜。日本警察。未免存點勢利之見。將他放了。這也是日本的法律。無夫姦不為罪的好處。又且秦三小姐不能出來對質。原告方面。要想辦被告一個偷竊的罪。也是不行。我想秦氏父子。一定氣憤不過。只有熊義一定得意。因為鮑阿根到底挨了秦東陽一頓肥打。

日本柔術。原不及中國拳術之萬一。然而一則拳術式微。一則柔術盛行。皆由拳術不易提倡。柔術可以普及之故。作者痛心此事。故對於中日人柔術拳術之較量。不憚再三詳寫。前集一寫郭子蘭。再寫黃文漢。今

則三寫蕭熙壽矣

第九十六章 角柔術氣壞蕭先生 拾墜歡巧說秦小姐

却說蕭熙壽聽了熊義繙譯的一段話。便問手法是怎生個限制。小杉向旁邊兩個穿柔術制服的商議了一會。答道：貴國的拳術手法太毒。比試起來限制不能不從嚴。第一不能用腿。不能用頭。鋒不能用拳。不能用肘。不能用鐵扇掌。一名鐵掃帚不准擊頭。不准擊腰。不准擊腹。不准擊下陰。蕭先生能受這般限制。方敢領教。熊義照樣說了。蕭熙壽笑道：何不教我睡着不動。讓他們來打。豈不更省事嗎。妙語解頤熊義道：他是不願意你飛入。故意是這般限制。使你聽了知難而退的。蕭熙壽想了想。笑道：他們的柔術完全是打抱箍架。小孩子們抱着吃力。俗謂之打抱箍架也好。我就和他打抱箍架。也不怕。你說我願受他的限制。便了。熊義說了。小杉問幾人拔。連敵幾人之意。見四十六章熊義不解。小杉解說出來。熊義向蕭熙壽道：他問你能打幾個人。我看好漢難敵三把手。他們人多。車輪戰法。總有力竭的時候。不要上他們的當。蕭熙壽道：你問問他。定要連打幾人才行嗎。我也有個限制。不論三人四人都可。祇是時刻不能限制。以跌地沒有反抗力為輸。若依不得我就罷了。熊義對小杉說：小杉躊躇了一會。復叫幾個柔術家進房商議。都露出為難的意思。小杉變了色。不知說了幾句甚麼。才回過頭來向熊義說：就依蕭先生的不限時刻。祇是手法及受擊地位的限制。須得注意。不要犯了。蕭熙壽連說理會得。小杉引蕭熙壽到臺口。向看客紹介。看客都鼓掌歡迎。蕭熙壽雖則練武多年。平日在國內也和人比試過多次。但不曾正式上舞臺。比着給大衆觀看。今日是第一次經過。聽了那樓上樓下拍掌歡呼之聲。心中禁不住跟着。上一下的祇跳。渾身都像不得勁似的。由不得

臉也紅了。非過來人不能道此是得失之心太重的原故小杉紹介之後，復引回房裏來。心中着急道：「我又不是不會和人比試過，我自己找着來的，若沒有把握，儘可不比。爲甚麼上臺就那們不能自主起來。倘在對敵的時候，是這樣，還了得。」一看桌上放着一瓶涼水，即起身拿起來，倒了一茶杯，喝了，心神才安定了。小杉挑選了三個柔術家，都過來握手，說指教的時候，手下留點情。蕭熙壽也不懂得，胡亂謙虛了幾句。外面已將來賓中國人蕭熙壽飛入三人拔的牌子，懸掛出去了。大家睜着眼，等看中國人的身手。小杉拿出一套柔術的制服，給蕭熙壽更換。蕭熙壽不肯，祇將馬褂皮袍卸下，露出貼身青湖縐小棉緊身青湖縐紮脚棉褲，覺得脚上漆皮鞋不合式，脫下來，向日本人借了雙穿木屐的開叉襪子套上。在地下踏了兩步，狠是合脚，緊了緊腰帶，兩袖高高挽起。小杉親自同熊義當評判者一行六人來至臺上，讓熊蕭二人在東邊立着。小杉在自己三人中，指出一個牽了手，走至臺心。熊義也牽了蕭熙壽的手，照開幕時的樣子，互握了手。小杉呼着「一二三」，蕭熙壽初次上臺，心中有些不定，恐怕失利，聽得「三字出口」，向後倒退了兩步，立了個門戶。等他打進來，日本鬼乖覺，也立一個架式，睜眼望着，祇不進攻。蕭熙壽變了個撥草尋蛇的式子，左手向日本人臉上一晃，日本人急舉手招架。蕭熙壽的手已收回來，看日本人的架式已動了，乘勢踏進步，劈胸就是一掌。日本人讓得快，祇在胸前擦了一下。蕭熙壽見他讓過，正待追進，日本人將頭一低，彷彿中國拳術中黑狗鑽橋的架式，真快。一剎眼，已搶到跟前。蕭熙壽怕他近身，右腳退了半步，右手用獨劈華山式的單掌，朝日本人頸上截擊下去。日本人頸上着了這一下，禁不住身子向前一撲，雙手着地。第一個打成了狗吃屎的模樣口裏一疊連聲的喊犯規，看客裏面也有許多跟着高聲喊犯規犯規的。一陣喊聲，嚇得蕭熙壽不敢下手了。白

本人立起身。說是這們犯規不能比了。小杉向熊義道頭部是限制了不能打的。怎的動手。便擊人頭部。熊義辨道。他實是擊在頸上。並非頭部。頸上是不曾限制的。小杉道。那是頸上。大家看見的分明。擊在頸上。祇是不曾傷着那裏。也就罷了。真會換一個再比試罷。熊義對蕭熙壽道。我親眼見着的。是擊在頸上。他們人多。偏要咬定是犯了規。依我的意思。不必再比試了。彼衆我寡。橫豎佔不了勝利的。蕭熙壽道。且換一個試試。看此刻說不比了。他們定要笑我無能。熊義點頭道。你小心一點。就是小鬼是最無信義的。放賴的本說着。仍退回評判席。小杉又在立着的二人中。指了一個。蕭熙壽看這個的身軀。雖比剛才那個壯實些。却不及那個靈活。在握手的時候。就好像打怕了的人似的一雙眼睛和耗子眼一般。圓鼓鼓的望着。評判的三字還沒喊出。已摔開手。往旁邊一躲。蕭熙壽恐是誘敵。仍退了一步。心想此番索性和他扭打一會。看他如何借口。日本人見蕭熙壽立着不進攻。祇得步步防備着。舉手向蕭熙壽打來。蕭熙壽等到切近。猛不防一把抱住日本人的腰。用勁往地下按。日本人也纏着蕭熙壽。兩個對擠對按。蕭熙壽一下鈎住了日本人的脚。將身子一偏。日本人已立不住。往地下倒。祇是雙手緊緊的纏着蕭熙壽。不放。蕭熙壽也同倒了下去。日本人在下。蕭熙壽在上。在地下揉擦了好一會。日本人翻不上來。第二個打成了個底老忽然高聲喊捏了我的下陰。他這聲才喊了出去。底下看客中。仍是許多人跟着喊。不准捏下陰。不准捏下陰。蕭熙壽雖不知喊些甚麼。但估料着又是借口犯規了。小杉同熊義走近身來察看。日本人躺在地下。還祇管說捏傷了。下陰。小杉即叫停止比試。蕭熙壽跳了起來。日本人也爬起來。故意彎腰曲背的。雙手捧了。下陰。苦着臉。哼聲不止。又被他賴蕭熙壽對熊義說道。我兩手並沒近他下部。熊義即將此話對小杉聲明。小杉故

意看了看日本人的傷痕。說道：捏是捏了，幸喜不重。貴國的拳術本來多是傷人的手。蕭先生又有意犯規。我們兩國的感情素好。此是小事。不用說了。請進去坐罷。蕭先生連敵二人，祇怕也有些乏了。請去休息休息。此等地方若是

黃文漢必有方法對付，令人想念黃文漢不置。熊義是巴不得不比了。蕭熙壽悶悶不樂的跟到裏面，也不開口穿好了衣，催着熊義走。小杉

挽留不住，送出內臺，拿了幾張入場券，送給熊義道：「明晚仍請貴友來賜教。若尚有能人願意來的，更是歡迎。」就那

不定要賴幾千百回。熊義收了入場券，隨口答應了。二人出了三崎座。蕭熙壽道：「小鬼實在可惡。我若早知如此，也不來了。不

過他們用這種鬼蜮技倆，我終不服氣。可惜我不會練得擒拿手，不會點穴。若在此地找着了個會點穴的人，不

知不覺的送他們幾個殘疾，才出了我這口氣。是氣憤之言，不足為訓。熊義道：「快不要這們說罷。日本小鬼總不是好惹的。你

沒聽得霍元甲大力士死在小鬼手裏的事嗎？」蕭熙壽吃驚道：「霍大力士怎麼是死在小鬼手裏？我祇聽人說霍

大力士是人家謀死的是誰？因甚事謀死的？却不知道。你且說小鬼怎生將他謀死的？」熊義歎道：如此人物被外國人出來質問一

聲真是可歎。說起來話長得狠。在路上也說不完。並且我還不知道十分詳細。他有個最相契的朋友，現在此地。我明日給你介紹了，教他慢慢將霍大力士的事情說給你聽。蕭熙壽道：「霍大力士最相契的朋友，不待說工

夫心是很好，結識了他，或者還可替我出這口氣。姓甚麼？叫甚麼名字？」熊義道：「他是直隸人，姓蔡名煥文。我和他

原沒甚交情。到日本之後，才從朋友處見過幾次。因聽他述過霍元甲的事，他住在早稻田的中國青年分會。蕭

熙壽道：「祇要知道住處，便沒交情，也可去訪他。好武藝的人，多是聞名拜訪。三言兩語說得投機，即成生死至交。

的。況且都在外國，又是同鄉。我明日到你家來，同去會他。說完，二人分途歸家。次日蕭熙壽來至熊家，熊義已出

外。問下女知道去處麼。下女又不懂得。祇得留張名片。用鉛筆寫了些責他失約的話。交給下女去了。此時熊義被秦東陽拉去。正和秦珍商議秦次珠的婚事。緊接上文秦次珠從昨日警察來過之後。一個人躺在床上。蒙頭蓋被。痛哭不止。晚飯也不吃。直哭了一夜。兩眼腫得和酒杯樣大。又羞又氣又恨又急秦珍親到床前。叫他起來吃飯。他祇哭泣。似不曾聽見。秦珍教兩個姨太太來勸。倒被秦次珠罵得狗血淋頭。又嬌又悍又狠又辣對二姨太太又有些酸溜溜的秦珍沒法。命秦東陽請了熊義來。在秦珍的意思。雖知道熊義家中尚有妻室。祇是過門上十年了。不會生育。熊義久想再娶一房。自己女兒又曾和他有染。此刻那去擇乘龍快婿。不如索性由自己主婚。將女兒嫁了他。料想二人沒有不情願的。一林錦被單鴛鴦沒奈何的遮蓋法同兒子商量了一會。秦東陽也祇得說好。熊義來至秦珍房裏。秦珍用話套了會。熊義的口氣似乎願意。即教熊義去勸秦次珠起來。不要急出了毛病。究竟是父母之心熊義領命。運到秦次珠床邊坐下。見他面朝裏。拳做一團。睡着。熊義輕輕喚了兩聲。也不答應。熊義知他是醒着的。即說道。事情已到這樣。急也無益。鮑阿根在警察署當着大衆宣佈了你許多不中聽的事。還說要拿你親筆信用珂羅版照了。並你的歷史。陰私之事寫在上面。趁留學生開會的時候。發給這些人看。把你的名譽破壞得將來不能嫁人。他又說早已知道你是個極爛污的女子。不過哄着你睡睡開心。豈肯娶這種女子作妻室。並且說他是當西崽的人。那能供給這種浮薄女子的生活。你看鮑阿根既存心如此。你何苦再爲他急得這樣。好利害的話頭不由不你是聰明人。不是太不值得嗎。秦次珠知道鮑阿根是熊義出主意作弄的心中。恨熊義入骨。熊義進房的時候。裝睡着。祇是不理。此刻聽得這般說。忍不住翻轉身來說道。你不用拿這些話來騙我。我相信他決不會如此說。熊義搶着說道。你說我騙你。

也罷。你和他二人的事。你是不曾向我說過。他若不說。我必不知道。我且將他說的。你二人前後的事跡。照樣說

出來。你便再不能說是我騙你了。接着將鮑阿根昨日對巡長述的那段話。又添了許多枝葉說出來。天然的證據不怕秦次珠

不信氣得秦次珠眼睛都直了一會兒。眼淚和種豆子一般。枕頭透濕了半截。忽然將臥被一揭。坐了起來。罵道。我

真鬼迷了心。遇了這種沒天良的東西。你死了。那世轉劫出來。還得當西崽。熊義道。不必氣得再罵了。世界上那

有好人去當西崽。你自己年輕沒經驗。上了當。幸發覺得早。不然還有吃虧的事在後面呢。丟開了罷。也不要放

在心上。鬍子見你不吃飯。他氣得也不肯吃。秦次珠道。誰教他不吃的。六七十歲的人了。還終日迷着兩個狐

狸精。那有工夫把心思想到女兒身上的事。妙極妙極。我以為秦次珠不難說這句話。只是做書的怎樣會想得出來。熊義即將秦珍套問口氣的話說

了。秦次珠笑道。他若早知道是這樣。那有這般氣受。我問你。昨日那包金器。拿回了沒有。熊義起身道。拿回了。你

起來。我們同到鬍子那裏去坐坐。使他好放心。秦次珠道。我此刻不知怎的。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見鬍子的面。那

二妖精。我更是不願保他。接着唉了聲道。想起來。我又恨。若不是二妖精纏着你。這不成才的。不要臉。被我撞着

了。我又怎得一個人與那奴才相遇。我知道你昨日與二妖精是心滿意足的了。熊義故作不知的問道。你說的

是那來的話。我真不懂得。秦次珠伸手指在熊義臉上。羞了羞道。你這樣子。祇哄得老糊塗了的。秦鬍子哄得我麼。

爲甚麼。下女叫你有客不能來。二妖精來就沒有客了。並且去了那們久。二妖精回來。那種得意神情。我兩眼又

不瞎了。熊義也伸手指在秦次珠臉上。羞了一下道。蕩婦蕩子之神情。寫盡矣。你休得如此瞎說。清天白日。又不是禽獸。難道有甚麼

事不成。秦次珠冷笑道。清天白日。便是禽獸。我看你早就成了禽獸了。都是禽獸用不着推諉的。在我跟前。何必也這樣撇清。熊

義尙待辨白。秦次珠連連搖頭道：罷了罷了。越說越令人生氣。要到鬍子房裏去。就走罷。說着穿好了衣服。蓬頭散髮的下床。同熊義來到秦珍房裏。秦珍祇輕輕訓責了兩句。倒安慰了一長篇的話。此之謂不痴不聾不作阿婆熊義記望着家裏。恐怕蕭熙壽來。向秦珍說了。告辭歸家。見下女拿出蕭熙壽的名片來。看了看。也沒得話說。以爲下午必然再來。就坐在家中等候。至晚間尙不見來。鄒東瀛回了。說李平書在上野美術館開書畫展覽會。從漢魏六朝以及於今名人的書畫。共有三千多軸。日本許多王族貴族在那裏看了。羨慕得了不得。新聞紙上也極力恭維他收藏宏富。要邀熊義明日同去。寬寬眼界。熊義笑道：我於書畫素無研究。白看了。也不知道好壞。並且我今日因有事失了朋友的約。明日必然再來。實沒工夫陪你去。接着將昨夜三崎座比試的話。說給鄒東瀛聽。鄒東瀛喜道：這倒好。要子可惜。我沒去看。我生性歡喜武事。小時候也曾請師傅在家裏操練過半年。後來因爲愛嫖。將身體弄虧了。吃不了苦。便懈怠下來。一天不如一天的。到於今。是一手也沒有了。不過看人家練工夫。深淺也還看得出。在此地有一個好手。輕易不肯和人談工夫。看去就和閨女一樣。誰也看不出他有那們本領。我和他相交得久。知道他的歷史。去問他才肯略略的說些。若在旁。便罵他幾句。打他幾下。也逼不出他半句談工夫的話來。功深養到才有此忍耐。力可不是容易的事。他是鳳凰廳人。姓吳。名字叫寄齋。帶着兄弟吳秉方。在這裏求學。他今年四十歲了。還是童子身。在他說是嫌女人醜。不肯娶妻。知道他歷史的。說他練的是童子功。一破身便壞了功夫。熊義道：練工夫又不_是甚麼醜事。何必這樣諱莫如深。做甚麼。你那裏知道鄒東瀛道：有工夫的人。不談工夫的狠多。但他這深諱不言。却另有個緣故。他兄弟曾對我說過。他那鳳凰廳的人性。強悍得狠。吳寄齋當二十歲的時候。跟着鄉裏的教頭。練

了幾場拳。不知因甚麼事和教師有了點意見。他忽然覺得鄉裏教師一句書沒讀。心裏不通練的工夫。必然是錯的。也毋庸再去拜師工夫。祇要苦練沒有不成功的。誠然他從此一心專練。也沒和人比試過。如此練了三四。年。風風廳多山。山中的野獸極多。因此山下住的都是獵戶。吳寄靈也有時上山打獵。但他的性子孤僻。不大和那些獵戶說得來。平素獵戶上山用甚麼器械。他又不曾看見。他就祇帶着一把二尺來長的單刀。那裏獵得着野獸呢。單刀獵獸。自是奇聞。一日他在山下閑走。劈面遇着一個獵戶。背着一桿烏鎗。肩着一枝丈多長酒杯粗細柏木桿的。點鋼尖矛。鄉間謂之竹葉矛。吳寄靈問道。打獵去。還是獵了回來呢。獵戶道。我在家中坐着。剛聽得這山裏有野雞叫。才出來。吳寄靈問他的姓名。他說叫何老大。吳寄靈道。我同你上山去看看。使得麼。何老大道。有何使不得。祇是你沒帶兵器。倘若遇了野獸。受傷須不要怪我。吳寄靈道。我鎗矛都沒有。祇有把單刀。我家就在這裏。請你等等。我去拿來說着。跑回家拿了單刀。復到那山下。祇見又來了個獵戶。同何老大立着說話。也是背着鎗。肩着矛。裝束都一樣。吳寄靈問何老大。知道是他兄弟何老二。三人同上山。尋覓野獸。打了兩隻野雞。不見有野獸了。正待下山。歸家。何老二忽然指着對面山上喊道。不好了。你們快看。那個金錢豹多大。呵呀呀。那畜牲看見我們了。朝這山上跑來了。奇峯突起。吳寄靈何老大隨手指的山頭望去。祇見離不了十多丈遠。一隻水牛般大的金錢豹。拖着。一條四五尺長。鐵棍似的尾巴。朝這山上。如箭離弦的梭了來。一剎眼。就祇差了五六丈。嚇煞人也。何老大嚇慌了。來不及舉步。左手抱鎗。右手抱矛。放倒身軀。往山下就滾。嚇跑了。一個鳳凰廳都是高山峻嶺。上下都難。他們獵戶都練就了這種滾下山的本領。倉卒遇了猛獸。便仗一滾脫險。當時何老大滾了下去。何老二也待要滾。吳寄靈真急了。他

那會練過這種工夫。又阻止他們不聽。祇急得一手將何老二抱的矛奪了下來。丟了刀。雙手持矛。看豹子時。僅離身丈來遠。見吳寄齋挺矛立着。身上的花斑毛都豎起來。鼓起銅鈴也似的眼睛。前爪在地下爬了兩下。一發身。躍了丈多高。朝吳寄齋撲來。吳寄齋也不避讓。挺矛朝豹子的白毛肚皮便刺。恰刺一個中。迎着豹子向前一竄的勢。矛陷入腹中。尺來深。豹子因用力過猛。竄過吳寄齋的頭。從背後落下來。矛也跟着往背後一反。吳寄齋緊握着矛。翻身見豹子前脚跪了一隻在地下。後脚撐起。矛桿太軟。逼彎了。幸不曾斷。幸是柏木性柔。若是剛性的木桿早斷了。吳寄齋恐逼斷了。矛桿想抽出來。再刺。祇抽出五六寸。豹子禁不住痛苦。狂吼了一聲。復一躍七八尺高。矛脫出來。鮮血隨着如泉湧灑了一地。說時遲。那時快。那豹子一躍之後。四脚剛剛着地。護着痛正要再向吳寄齋撲時。誰知吳寄齋緊了一緊手中的矛。認定豹子的腰肋刺去。不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續寫。

評

日本柔術。乃是從損跤解數中節取而成。清初損跤盛行（清語謂之拉布庫）頗有健者。同光以降。浸式微矣。其身手雖不及拳術之神奇。而工夫深者。亦可以無敵。

吾國拳術。最重殺手。不用則已。用即非教人於死不可。蓋習拳之原意。本以防不測。盜賊之來。出於不意。苟非一手了却之。即自身有生命之危險故也。少年恃勇而好鬪。往往釀成鉅案。於是老宿始漸而不傳。今之號稱拳術者。多係花架。整套演來。頗為可觀。但可觀而不可用。用亦不足以殺人。苟龍普及。亦尙在日本柔術之上。因身手靈活。倍蓰之也。蕭熙壽與日本人角技。被種種之限制。日本人猶以詭詐求脫。可見柔術之

不中用。爲吾國拳術之不可不講求也。

熊義勸秦次珠得力在逃鮑阿根口供以爲之證佐。不由秦次珠不信。可見其人計畫之完密。與口齒之伶俐矣。此其作惡之才。當與王甫察相伯仲。

第九十七章 吳寄齋蠻鄉打獵 章筱榮獸行開場

話說吳寄齋緊了緊手中矛。趕上前。那豹子剛落地。便朝他肋下猛刺過去。這一下給刺穿了。矛尖透入土中幾寸深。豹子睡在地下。吼着喘氣。那聲音山谷都應了。四脚亂動了一會。吳寄齋死挺着矛。那敢放鬆半點呢。那豹子足足喘了半點鐘久。聲息才漸漸的微了。四脚也不動了。

這一段打豹子的文章確是實在情形和施耐庵所寫武松打虎純乎理想的不同的

估料着不能再活

鬆了鬆勁。吐了口氣。向山下喊何老大。喊了幾聲。聽得下面答應。何老大何老二都爬了上來。見豹子已經死了。歡喜得甚麼似的。何老二過來接矛。說道：你鬆手去歇歇。我替你挺着。吳寄齋實有些力乏。卽鬆了手。何老大在地下拾起那刀。笑嘻嘻的走到豹子跟前。一手抓了頭皮。一手持刀。將頭割了下來。鳳凰廳獵戶的習慣。打獵時遇着猛獸。誰先下手打的。誰獨得那頭皮肉均分。多少仍是一樣。但是得頭的人。大家都得去道賀。送酒食給他。非常的光彩。此亦強悍習慣之一也何老大割下那頭來。將刀還給吳寄齋。雙手捧了頭。對吳寄齋道：請你同我兄弟抬這身軀下山。吳寄齋那時年輕。獨自刺殺了這們大的豹子。心中非常得意。一時也沒留神。卽同何老二抬了豹子跟着何老大下山。在路上遇着的人都跟了看。有認識何老大的。趕着道恭喜。問打豹子時的情形。說道：水牛般大的東西。不是一把好手。那能制服得他。下何老大便也裝出高興的樣子。指手舞腳的說他如何一矛刺中了肚

皮再一矛結果了性命。何老大吳寄靈聽了不服。放下豹軀。辨道：怎的是你刺殺的？你們兄弟兩個見豹子來，就滾下山去了。我刺殺了你們才上山。趕現成的割下頭來，好不害羞。硬想奪我的豹子頭去。何老大冷笑道：你這人才不害羞，你不去照照鏡子。可是刺殺豹子的人物。並且你祇帶了把刀。這豹子分明是矛刺死的。你還想爭我的功嗎？諸位大家看那枝矛，不是有許多的血跡。看的人聽了，見吳寄靈身體瘦小，又沒穿獵服，不像能刺豹子的人。便都和着何老大說：有那揄的，有冷嘲熱笑的。令人難受得很有問何老二的：何老二自然說是哥哥殺的。吳寄靈急得將上山及遇豹子刺豹子的情形說給大家聽。那些人祇是不信。沒法祇得高聲說道：諸位必不相信。我有個最容易證明的法子。諸位剛才說的能刺這般大豹子的人，必是把手何老大。又說我不像個刺豹子的人。我於今同何老大打他，既能刺豹子，必能打得我。過請諸位作證。誰打贏了，豹子是誰刺的，打死了，不要償命。只有訴之武力看的人聽了，說這法子公道。此其所以爲風俗強悍也何老大原沒本領，聽了這話，有些膽怯。祇是大家贊成這辦法。吳寄靈又逼着，不由他不依。吳寄靈已由豹軀上取下矛來。（用矛扛抬豹軀，故言從豹軀上取下）揮手教看的人立遠些。矛尖指着何老大道：來來來。何老大無奈，也挺矛說道：且慢。我還有話說。吳寄靈祇道：他真有話說。將矛頭低了，低說道：甚麼話快說。何老大乘吳寄靈說話的時候，挺矛朝胸前猛刺過來。吳寄靈吃了一驚，說時遲，那時快，矛尖離胸祇有半寸遠，讓不及，架不及，趕忙往後一退，鬆手將自己的矛一丟，一起手將矛尖奪住。憤極了，用力一拖，何老大怎禁得吳寄靈猛力，身子往前一栽，恐怕跌地，鬆了矛。吳寄靈手法何等快捷，立刻將矛尖掉轉。何老大腳還不曾立住，矛尖已到肋下。休說躲避，看尙沒看清楚，矛尖已洞穿了肋骨。身子往後便倒。矛

第九十七章 吳寄齋蠻鄉打獵 章筱榮戲行開場

六十二

跟着透過脊梁插入地下。吳寄齋一手握住矛柄，一手指着大衆說道：「諸位，請看我剛才刺殺這豹子，正是這種手法。諸位，相信了麼？」所爭者此一句話也。大家吐舌說：「相信了。」吳寄齋抽出矛來，指着何老二道：「你來，你來，何老二，嚇得發抖。」

那裏敢動呢？吳寄齋道：「我並不和你打。你祇向諸位說明，你哥子是如何起意謀奪我的豹子頭，便不干你的事。何老二見哥子被吳寄齋刺死在地，哭向衆人道：「豹子實不是我哥子刺殺的。當豹子來的時候，我哥子先滾下

山，我也待往下滾。他將我手中的矛奪下來，至如何的刺法，我和我哥子在山下不曾看見。祇聽得豹子喘吼的聲音，這種聲音我等聽熟了，不是受了致命傷，不這般喘着吼的我哥子。即向我說道：「豹子一定被姓吳的刺殺了。祇是他又不是獵戶，倒刺殺了豹子。我等反逃避下山，面上須不好看。」何老大死於此矣，人誰不要面子？奈何！我們

何不冒這功，好在刺豹子的牙，是我們的。他祇帶了把刀，他要爭着說是他刺死的道理，說不過去。當時是我，不該贊成他才弄出這事來。衆人聽了，睡了一口罵道：「爭奪人家的功勞，較量的時候，又想暗箭傷人，這是該死的。」絕妙

的評判人謂其強悍，我服其爽快。你自家去收屍安葬罷。豹子頭是吳家的，我們大家送到吳家去。衆人說了之後，教吳寄齋捧了那頭，也不顧何老大的屍首，與何老二哭泣，都高高興興的擁到吳寄齋家裏賀喜。左近十多里路遠近的人聽

說這事，絡繹不絕的來。吳家慶祝勝利。斯人也，三代之直道尚行也。何老二便從此沒人瞧得他來。你看那鳳廳的風俗，強悍得厲害麼？熊義聽出了神。至此問道：「後來他怎的會到這裏來留學的哩？」鄒東瀛道：「他就是那年從黎謀五先生

讀書漸漸的變化了氣質，覺得少年時候幹的事，野蠻得不近人理，深自隱諱，不肯向人道出半字。照此看來，人又不可以不讀書。

民國二年，湖南考送留學生，兄弟兩個都考取了。才來這裏留學。此刻住在勝田館。熊義道：「若是我那朋友蕭熙

審聽了。一定要去拜訪他。鄒東瀛道：拜訪是拜訪，祇是想他出來同日本人比武。他必不肯的。當晚二人復閑談了一會，各自安歇了。次早熊義還睡着沒起床。蕭熙壽來了。從被中將熊義拉起。問昨天失約的緣故。熊義胡亂掩飾了幾句。蕭熙壽道：我昨日從你這裏出去。因為我的信件。都是由青年會轉。順便去看看有信來了沒有一進青年會的大門。就聽得裏面有人像喊體操的聲音。在那裏一二三四的數。許多人的脚。頓得地板亂響。我想體操的脚聲。沒那們重。推門向裏一看。祇見十多人。成行列隊的。正在練拳。一個教師。兇眉惡眼。一臉的橫肉。年紀有四十多歲了。一邊口裏數着。一邊陪着學生練。看他的手脚。乾淨老辣得狠。我便有心想結識他。見正在那裏教。即找了個會裏的職員。問個詳細。才知道天津的武德會。在此地設了個分會。問會長是誰。那曉得。就是你說的甚麼蔡煥文。那教師姓郝。叫甚名字。那職員也不知道。熊義笑道：你聽了不更歡喜嗎。去打小鬼。又多一個帮手。蕭熙壽也笑道：我自是歡喜。你快洗了臉。用早點。同去青年分會看蔡煥文。不要遲了他。出了門。會不着。又得耽擱一日。你不知道。我那想去復打的心思。切得厲害。熊義洗了臉進房道：我再說個人你聽。你一定又要歡喜得甚麼似的。隨將昨晚鄒東瀛所述吳寄齋刺豹的事。復說了一遍。蕭熙壽真個喜得跳起來。逼着熊義請鄒東瀛過來。求他立刻紹介去會。鄒東瀛道：吳寄齋不妨遲日去會。他橫豎不肯去。同日本人比武的先會了。蔡煥文打過日本鬼。再說。蕭熙壽心想也是不錯。祇得等熊義用過早點。同到早稻田青年分會來。蔡煥文提着書包。正待去上課。熊義上前給蕭熙壽紹介了。述了拜訪之意。蔡煥文忙握手行禮。邀到樓上。蕭熙壽看那房中。一無陳設。幾個漆布蒲團之外。就祇一張小几子。塞在房角上。四壁掛滿了刀劍棍棒。還有一張朱漆洒金花雙線彈弓。

一個織錦彈囊。盛着一囊彈子。都懸在壁上。蔡煥文將房角上的几子拖出來。放在當中。四圍安了幾個蒲團。請蕭熙二人坐下。自己到隔壁房裏。托出茶盤烟盒來。蕭熙壽看了隔壁的房。又見這房中蕭子的邊都磨花了。料定這房是他專練把勢的。蔡煥文陪坐着。向蕭熙壽客套了幾句。蕭熙壽是個直爽人。看他的言談舉動。實是直爽不過。開口即將三椅座比武的事說了出來。要求蔡煥文就今晚去復打。蔡煥文聽了。也是氣不過。說道。日本小鬼最是不肯給便宜。中國人佔足下。既是得了這們個結果。莫說兄弟去不能佔勝利。便是霍大力士來。也是佔不了勝利的。好在足下並沒吃虧。依兄弟的愚見。犯不着再去和他們較量了。是深知小蕭熙壽道。可惡小鬼太作弄中國人。這口氣不出。我心實不甘。我想足下必會擒拿手和他們比試的時候。冷不防的趕要害處。點他一下。不送了他的命。也要使他成個殘廢的人。蔡煥文笑着搖頭道。使不得。承足下見愛。不生氣。他和我們並沒深仇。他也是爲要名譽。使狡計兒。無非想足下不和他比於足下的名譽。又無損傷無端送了人家性命。端人取友必端。蔡煥文真是郭子蘭的朋友。並且仍是不能增加名譽。心術上似乎有虧些。是見道蕭熙壽聽了。不覺蕭然起敬。道好話好話。正當極了。我心中因一時受氣不過。逼得走了極端。恨不得將那些小鬼一個個都弄成殘廢。才覺開心。一日兩夜。全是這般存心。直到此刻。方明白過來。竟是大錯了。復打真犯不着。被蔡煥文一語提醒了。蕭熙壽至此。便想問霍大力士的事。猛然聽得窗外樓底下。砰然一聲手鎗響。三人都驚得站起來。接連聽得響了兩聲。青年分會樓上。住了四十多會員。聽了這鎗聲。齊向樓下飛跑。一陣地板聲。就像起了火逃命一般。蕭熙壽道。甚麼事。我們何不也出去看看。熊義道。我們就此回去罷。蔡君把功課看得重的。不要在這裏耽擱了。他上課的時間。蔡煥文困在畢業試驗的時候。也實在怕誤了。

功課不能畢業。巴不得二人快走。即提了書包。送二人出了青年會。也不打聽鎗聲因何而起。向蕭熙說了兩句道。歉再會的話。匆匆的去了。蕭熙見青年會旁邊一所小房子門口。擁着一羣中國人都顛起脚。伸着脖子。爭向房裏望。房裏還有人在那裏拍桌打椅的大罵。蕭熙笑道。你聽聲氣也是中國人。同去看看。在日本動手鎗。這亂子祇怕鬧得不小。熊義道。去看他做甚麼。不要碰着了那手鎗的飛彈。受了傷。才沒處伸冤呢。蕭熙噙了聲道。你的命就這們貴重。門口那些人。不怕手鎗飛彈。就偏偏打着了。你說完。也不管熊義來不來。提起脚。飛跑到那門口。他力大擠開衆人。就門縫朝裏一望。也沒看出甚麼。祇聽得有女人哭泣的聲音。一個男子也帶着哭聲說道。你這樣欺負我。我也不在這裏礙你的眼了。拿路費給我。就回國去。你記着。就是你拿手鎗打我。到底是何事又一個男子的聲音。略蒼老一點。說道。你要回國去。你就走。我拿手鎗打你。不錯。你有本領。隨便甚麼時候。你來報仇便了。女人忽然停了哭聲。說道。你們再要吵。不如拿手鎗索性將我打死。你們不。打我就自己一頭撞死。帶哭聲的男子。鼻孔裏連哼了幾聲。道。你這禍胎死了。倒沒事。你就撞死。我自願償命。有了你。我橫豎是要遭手鎗打死的女人。即放出狠決絕的聲音。說道。好好。我死了。看你有得快活。接連聽得幾個人的脚。擦得簾子亂響。氣喘氣急的好像幾個人打做一團。不一刻。女人放聲大哭。絕妙一齣蕭熙壽狼覺得詫異。問看的人。可知道裏面是誰。因甚事這般大鬧。即有人答道。這屋裏住了叔姪兩個。並不見有家室。他們叔姪的感情。狠好。平日出外。總是二人同去。同回。今日爲甚麼動手鎗打起來。却不知道。再聽裏面哭泣的聲音。漸漸小了。嘩啦一聲。推開了門。一個十五六歲的男子。穿着青洋服。披了件獺皮領袖的外套。手中拿一頂矮帽。低着頭。淚痕滿面的。匆忙套上皮鞋。

衆人忙讓開了路。他頭也不抬，逕向鶴卷町那條路上走去了。到底是他麼一回事登時房裏鴉雀無聲。看的人一閃都散了。

蕭熙壽看熊義還立在那裏等，跑上前笑道：「你不來聽，真好笑話。剛才從那屋裏出來的，那少年男子，你看見麼？」

熊義點頭道：「看見了一個，好俏皮，後生。他那文弱樣子，也會打手鎗麼？」蕭熙壽道：「打手鎗的，怕不是他。他大約是」

姪子。還有個年老點的，是他的叔叔。聽他們吵嘴的口氣，又夾着個女子的哭聲，總離不了是一個醋字。何消說得不過醋得

兩樣熊義旋走着說道：「管他們醋也好，醬油也好，我們回去罷。」蕭熙壽約了何時高興，即來邀鄒東瀛去拜訪吳

寄蠶。二人分頭歸家去了。且說那打手鎗的是誰，因何這般大鬧，說起來也是留學界一樁絕大的新聞。鬧遍了

東瀛三島，當日無人不知，無報不載。險些兒出了幾條人命。總算這叔姪兩個姓章，浙江人，叔名章筱榮，今年二

十五歲。他父親兄弟兩個，都在英國甚麼洋行裏當買辦，積了二三百萬家產，並沒分析。各人都娶了三房姨太。

太。全家在上海居住。章筱榮的伯父七十來歲了，兩個兒子都在西洋留學。一個孫子，就是和章筱榮鬧的，叫章

器雋。今年十六歲了。叔姪二人在上海的時候，手中有錢，就有一班不成材的青年，引着他們，無所不爲。無人管

束的，全沒些兒忌憚。有錢的人不教他這樣的放蕩，請問他要錢做甚麼呢章器雋本來生得柳弱花柔，等閑千金小姐，還趕不上他。那般觀

不知被何人教唆壞了。叔姪兩個，竟做出那非匹偶而相從的事來。該死一日章器雋的父親，從西洋來信，教兒

子去日本留學。章筱榮一則丟不開姪兒的情義，一則終年在上海也有些厭煩了，便向他父親說：「要同章器雋

去日本留學，他們有錢的人，聽說兒子肯去求學，那有不許可的。隨拿出錢來，叔姪兩個，雙雙渡海，便入了留學

生的籍。初到日本的時候，在同鄉的家裏，住了幾個月。想在日本研究飲食男女的事，不能不學會日本話。年輕

的人祇須三五個月。普通應用的話便多說得來。章筱榮既將日本話學會。帶着章器雋在本所租了一所半西式的房子。用了兩個日本年輕下女。也在明治大學報了名。繳了學費。領了講義。祇不去上課。講義係日本文。更看不懂。便懶得理他。如此章筱榮在上海的時候。長三么二堂子裏。浪蕩慣了的。到日本如何改得了這脾氣也跑到京橋神樂坂這些地方。嫖了幾晚藝妓。章器雋作怪。居然和女人一樣。也吃起醋來。章筱榮一夜不回。第二日章器雋必和他鬧一次。也一般的撕衣服。打器皿。扭着章筱榮爪抓口咬。其妙不可章筱榮祇是低聲下氣的。溫存撫慰。但是無論章器雋如何打鬧。章筱榮敷衍是敷衍。脾氣却仍是不改的。到日本不上一年。已鬧過無數次。鬧得章筱榮漸漸不耐煩起來了。有時也將章器雋罵幾句。甚至拿出叔子的架子來。動手打幾下。不知尊嚴是不能失的。失了便莫想收得回來。真是冤家聚了頭。章筱榮越鬧越橫心。章器雋就越鬧越兇。更妙更有湊巧。他有一個同鄉姓張的。由江西亡命到日本。帶了個姨太太。名叫繡寶。本是在上海長三堂子裏新娶的嬌豔。不過住在上野館。惹得一般輕薄青年。饒涎欲滴。住不到許多時。姓張的託人在袁世凱面前運動了特赦。接了朋友打來的電報。須去上海接洽。因帶着家眷累贅。祇道去一趟就要回的。便將繡寶留在上野館。一個人回上海去了。張繡寶在上野館和一個姓李的姘上了。看過留東外史第四集的看法。總還記得有一回李錦雞在上野館鬧醋。險些要打手鎗的事。那二十來歲的女子。即是張繡寶。自李錦雞那夜鬧過之後。聽憑那青年會姓李的。獨自將張繡寶霸佔。沒人敢問。也沒人敢再吊張繡寶的膀子。祇可憐張繡寶的丈夫。一個人回到上海。誰知那電報是假的。剛到幾日。竟被偵探騙出租界。送到鎮守使衙門。連口供都不問。就活生生鎗斃了。這消息傳到上野館來。

張繡寶因相從不久沒有感情不獨不娶反殺千刀殺萬刀的罵他丈夫不該將他帶到日本來的時候逢人便訴說姓張的不會留下一點財產於今甚麼不問死了去得他無依無靠浙江同鄉有幾個老成的人見張繡寶如此年輕一個人住在上野館又會鬧過亂子但是他有丈夫在別人不便去干涉他此刻他丈夫既是死了他總是浙江人同鄉的不能不顧全面子就在替姓張的開追悼會的時候提出善後的條件來善後無非先要錢留學界各省都有同鄉會同鄉會成立的時候都得積聚些會金各省多寡不等浙江留學生多會金也很充足在全盛時代多至八千餘元當時出了張繡寶的問題有說從會金裏提出多少交張繡寶作維持費的有說規定一個數目從會金提一半大家再湊集一半的許多人正在議論忽然跳出個人來大聲說道一個月不過幾十元錢也值得這般議論也不必從會金裏提也不必大家湊集由我一個人擔負罷。門角落裏跳出一個仗義疏財的好漢來了大家聽了都吃一驚不知說話的是誰且俟下章再寫。

評

湘人有蠻至不知生死者如鳳凰廳居人之習尙可見一斑吾人以爲好勇鬪狠彼固以爲不如是不成爲男子漢大丈夫也曾聞鄉僻間有相約死鬪者各以刀互斫不許躲閃亦不許攔格有血流蔽目猶奮刀直斫不已者必兩死而後已謂之硬打風俗强悍可謂至矣苟加以訓練直無敵於天下耳。

昔有人云禽獸至賤猶不男與男交故比及頑童直是禽獸不若至於叔姪之間而有是事則其離禽獸又隔數厘然非豕交獸畜之於始不得發生此種奇變也故金錢爲萬惡之源於茲益信。

第九十八章 浪子揮金買蕩婦 花娘隨意揀妍頭

話說大家聽了這般大話。爭着看那人時。正是章筱榮。同鄉會都知他是個有錢的人。但是從沒聽說他做過慷慨疎財的事。他初來東京的時候。同鄉會因見他們叔姪是個大闊人。特意開會歡迎他們。要他多捐助點會金。預備將來或在北京。或在上海。設個浙江圖書館。他聽了。皺了一會眉頭。提起筆來。大出手寫了十塊錢。最是有錢人的行徑

同鄉會的會長。冷笑了聲道。我和你比財產。祇算得個寒士。我還捐了一百元。請你在十字上添一撇罷。你這樣的闊人。捐一千塊錢。辦這於全國有益的圖書館。也不算多了。也不覺冤枉了。此人話也奈何與狗。不上禽獸者言之。章筱榮嚇得吐舌。大家恭維的維恭。挖苦的挖苦。才改成五十元。倒是章器雋不待人費口舌。寫了一百元。以後無論開甚麼會。但是傳單上載了備會金的字樣。總不見他到會。這追悼會因有些設備。會金取得很重。他倒來了。張繡實的生活維持問題。並沒向他商議。他忽然如此慷慨。說出這般大話來。當然別有用意不由得到會的人。不犯疑。會長見他說得淋漓痛快。忙將手掌拍得亂響。衆人也跟着拍了一陣。會長等掌聲住了。說道。既是章君肯如此仗義。一人擔負張繡實的生活。我們的責任就沒有了。同鄉會借此卸責。未免太過於放任。真是難得。不過還有個問題。須得與章君大家研究。章君要知道我等所提議。張繡實君的生活維持問題。是因他年輕。遠在異國。一旦把丈夫死了。沒有依靠。恐怕為生活在此地弄出不尷尬的事來。一則對死去的張君不住。一則也失了我們浙江同鄉的體面。因此才提議籌點錢給他。若能為張君守節。可維持他下半世的生活。不然也有錢可以回國。隨他自行適人。總以不久住日本。不弄出笑話為目的。上野館是個藏垢納污之所。尤不宜住。章君美意。擔負他的生活。這一點是要請章君注意。

的章筱榮一口承認道。這是我應盡的義務。到會的人都知道張繡寶不是安分的人。又都不肯結怨。逼着他回國。在這裏不維持他生活。一定要鬧到實行賣淫。丟盡浙江人的臉。巴不得章筱榮出頭。頂這爛斗笠。祇要他不再往上野館這兼目昭彰的地方。雖明知章筱榮不懷好意。誰肯多管閑事。使名譽金錢上都受損失。是究竟日後仍是丟了同鄉

會的會長是逼於地位的關係。不能不正式作個問題。故意和章筱榮研究。他既一口承認是應盡的義務。會中尖刻的人便要張繡寶向章筱榮道謝。張繡寶不知甚麼叫廉恥。真個就席上瞞了章筱榮一眼。磕頭下去。大家又拍掌。閑笑起來。會長連忙喊散會。從此張繡寶使由浙江同鄉會開會交給章筱榮了。大書特書以正浙江同鄉會之罪散會

之後。章筱榮同張繡寶到上野館商議遷居。張繡寶水性楊花。見章筱榮年輕。又有的是錢。登時將那愛青年會姓李的情分。纖悉不遺的移在章筱榮身上。自然是章筱榮因怕章器雋不依。不敢移到家中同住。就在本所離

家不遠的地方。另覓了所房子。帶着張繡寶置辦了些家具。清了上野館的帳。搬到新房子裏來。也雇了兩個下女。出入儼然夫婦。祇夜間不敢整夜的歇宿。如此過了四五個月。章器雋雖疑心章筱榮有外遇。但每晚歸來歇宿。鬧不起勁來。一日章筱榮到張繡寶那裏去。剛到門口。一個郵差送信來了。章筱榮接在手裏一看。封面寫着

張繡寶女士。下寫青年會萃卿寄。連忙開了封。抽出來才看了一句來書。悉張繡寶已在房中聽得門響。料道是章筱榮來了。跑出來迎接。一眼看見章筱榮手中拿着封信。臉上變了顏色。早已猜着是青年會李萃卿寫來的一時。祇急得芳心亂跳。不暇思索。一伸手便去奪那信。章筱榮怎肯由他奪去。將身一偏。攥得牢牢的。伸遠了手。看張繡寶一下沒有奪着。心裏更急。見他伸遠了手。在那裏看。也不顧地下。躑躅了襪子。跳下去。一把將章筱

榮抱住擠在壁上拚死去搶那信。章筱榮氣力本小，被張繡寶擠在壁上，動彈不得，祇緊握了信，舉得高高的一手去推張繡寶。口中罵道：「無恥賤人！我難道待你錯了？寫信引野鬼上門。」你要知道他一臂不足以供大嚼呢。張繡寶知道章筱榮最怕咯吱，在他腦下捏了兩下。章筱榮的手果然縮了下來。張繡寶雙手捉着那手，用力撥開手指，兩個對撕。將信撕得稀爛。章筱榮喘着氣跳起來罵張繡寶，見已將信撕爛了，便大了膽也開口罵道：「我又沒賣給你，我又沒嫁給你，你能禁止我和朋友通信？好沒來由。」一點也不錯理，內充足之至。一邊罵一邊哭進房，反將桌上陳設的器物朝蓆子上攢得一片聲響，攢完了攀倒桌椅，打得乒乒乓乓。章筱榮站在玄關裏，日本式房屋大門內安放靴木履之所謂之玄關。氣得手腳冰冷，本想跑回去。從此不理張繡寶。一轉念又有些捨不得，昧心錢也花了，離脾氣也受了，不如媽媽嫻嫻的過去罷。聽他哭啼啼的在房裏打東西，把不住急忙脫了靴子，走進房圓睜兩眼望着張繡寶，見他進房停了手，往後便倒，脚連伸幾伸，一聲媽沒叫出，咽住了氣。直挺挺的不動彈了。裝死裝得真像。章筱榮看他的臉色時，如白紙一般，沒一些兒血色，怕閉住了氣，不得轉來跑攏去，彎腰去摸他的手，竟是冰冷的。摸胸口祇徹徹的有些動倒嚇慌了，忙叫兩個下女大家來救自己，用大拇指掐了張繡寶的人中，下女立在旁邊望着，知道要怎麼救呢。幸張繡寶被章筱榮掐得人中生痛，忍不住了。哇的一聲哭了出來。章筱榮才放了心。張繡寶一邊哭一邊在蓆子上打滾，口中數說我直如此命苦，在堂子裏的時候受盡了磨折，好容易嫁個人，飄洋過海到日本來，不曾舒服一天，就分開了。一天一天的望他回來，眼都望穿了。望得一個死信，同鄉的一番好意要湊錢維持我，你偏要當着人誇海口說擔負維持我的生活，誰知你倒起了不良之心，將我軟禁在這裏，一步也不許我出外。於是更兇狠了，連和朋友通個信也禁絕。我的我又不犯

了罪。你是這樣的對待我。實在受不得。我去見同鄉會的會長。將你和我的情形說給他聽。請他評判。看可有這理由。好不章筱榮見他是這們說也。真怕他去將實在情形告訴同鄉會的會長聽。反湊近身用好言去安慰他。張繡寶還做作了許久。才得平安無事。又過了幾時。這日章筱榮託人在上海買了些衣服裁料。與高采烈的一手提了一大包。來送給張繡寶。進房不見了人。下女驚慌失措的。說是今早天才明。來了一乘汽車。三個男子打門進來。太太還睡在床上。一個身軀矮小的男子。在床跟前和太太說了許久。太太祇是搖頭不起來。那矮子像狼着急的樣子。從懷中掏出一件東西。五寸多長。黑漆漆的。指着太太的胸口。太太嚇得扯被臥蓋了身體。我們不懂話。又見那矮子是來過幾次的。太太對我們說是他的兄弟。教我們不要告訴老爺。因此我們雖見那矮子的情形。是像逼着太太。太太不叫我們攔去。我們就在這隔壁房裏望着。那兩個同來的男子。打開了櫃。將兩口衣箱。一個脫一口。送到汽車上。矮男子逼着太太起來。胡亂穿好了衣。提了那放在枕頭邊的小鐵箱子。被矮男子推着出去了。我趕過去問太太。上那裏去。老爺祇怕就要來家了。太太流着眼淚說。我去去就回。老爺來了。你就說我出外買東西。那矮男子不許太太多說。拖上了汽車。飛一般的去了。去了我們兩人正在這裏着急。章筱榮聽了這話。急得祇管頓腳。看櫃裏的箱子。及稍值錢的衣物。都搬跑了。他曾見過李萃卿。是個極矮小的身體。知道一定是他。手中拿着黑漆漆五寸多長的東西。不是手鎗。是甚麼。必是張繡寶不願意跟他去。他說了許久。說不肯。祇得拿出手鎗來威逼他。可憐他一個弱女子。那有甚麼抵抗力。蕪業有心知接雨。楊花無力且隨風。但張繡寶既有信招之使來。未必不與李萃卿通同一氣。雖知李萃卿無錢。故尙有戀棧之意。總之此等女子。決不能守。若一人安分度日者。李萃卿即不將他拐走。亦必另生伎節。看後結果。便知。但是駕着汽車。將他弄到甚麼地方去。了一個人。胡

猜亂想了一會。忽然想起那日的信來。雖然拖拖扯扯的沒看清楚。彷彿見上面有同歸於盡。不要後悔兩句話。因他哭哭啼啼。急得閉了氣。一時不好詰問他。氣平了之後。他又發誓願。表明心跡。是我大意了。不曾注意防範他。李萃卿這難種。實在可惡。若就是這般由他霸佔。不設法搶了回來。我怎能甘心。純乎惡少理想此刻何不去青年會打聽。總能探出些踪跡。想罷。交了一塊錢給下女。教他買菜作零用。小心門戶。我每日仍到這裏來一次。將兩包衣服裁料收入櫃中。出來乘電車來至神田青年會。從會員一覽表內。尋了個同鄉的會員。姓胡名璧的。抽出張名片來。交給門房去通報。見面之下。却是不曾會過的。這胡璧雖是浙江人。十幾歲就在英國留學。居西洋八九年。直至前月才回來。因此章筱榮不會會過。寒暄幾句之後。章筱榮即問他知道李萃卿的下落否。胡璧道。李萃卿是我們會裏的幹事。我昨日在總幹事房裏坐。見他向總幹事請假。說有個親眷。在橫濱中國會館。病得厲害。有信來招他去看護。病好得快。三五日便回。若病得在纏。或是死了。祇怕還要運靈柩回籍。耽擱三五個月。也不知道。總幹事說杜威博士就要來日本了。會裏歡迎他。須得人辦事。不能請這們久的假。他點了點頭就走。他走後。總幹事心裏有些不高興。說這人終日在外。幹些不道德的事。有一次還在隔壁上野館。因爭風吃醋。要拿手鎗打人。我們青年會是個扶持人類道德的機關。會中有這種人。真是不幸的事。可見得不規則的人總有人知道的我聽了總幹事的話。才知道他是個不講道德的人。你要問他的下落。他是到橫濱去了。章筱榮問道。可能知他是一個人去。還是有人伴他同去的呢。胡璧搖頭道。我和他沒交情。不是在總幹事房中遇着他。還不知他要去橫濱。誰問他是個人。是有人伴着。說話時的神色。似乎怪章筱榮不應該。是這般問。旋說旋拿了本書在手。說完了。即低頭看。

書一邊章筱榮是想詳細的打聽了。好去一把將張繡寶奪回來。一邊胡璧那裏聽得好像沒頭沒腦的一盆冷水澆了下來。章筱榮再也坐不住。神智昏亂的起身出來。胡璧祇略抬了抬身。並不攔送。章筱榮走出青年會。站在那石級上打主意。想就到橫濱去。忽記起李華卿有手鎗。在上野館爲爭風險些打死人。這一去遇着了。怎保得他不拿手鎗打我。聽下女說是三個人。則是他又添了兩個帮手。我要找帮手。倒容易。同鄉中有窮得精光的自費生。多給他們幾十塊錢。不愁不幫我。祇是手鎗這東西。聽說要警察署的住居證明書。並許可狀。方能向獵鎗店裏去買。這許可狀如何問警察署要得着。我們又住在本所這人烟稠密的地方。不能說是防家。獨自站在石級上。想來想去。不搬到鄉村僻靜之處。必買不到手鎗。我此刻何不往早稻田大學背後一帶荒涼地方去尋尋房子。看在那一帶尋了房子。立刻搬到警察署借口防家。料沒不肯的。這一段又要教會許多居留日本的新脚色想罷。坐了乘人力車。拉到早稻田。開發了車錢。四處留意。看掛有貸家牌子沒有。沿途看了幾處。都不合式。逕尋到青年分會旁邊。才尋了一所小小的日本式房子。倒很精緻。找着房主人。問了問租價。懶得爭論。放了定錢。房主人將貸家牌子去了。章筱榮看錶已是午後兩點鐘。他自午前八點鐘在家。吃了點麪包牛乳出來。本打算在張繡寶家吃午飯的。因出了這亂子。直跑到這時候。才覺得腹中飢餓起來。恐料理店耽擱工夫。就在一家小牛乳店裏。吃了些麪包牛乳充飢。急急忙忙歸到家中。教一個下女在家帮着收拾行李。一個下女去告知房主人。因有緊要事故發生。立刻便要搬家。房金仍是繳足一個月。並不短少。要他派人來看房子。並沒損壞。回頭順便喚兩乘小車來。搬運行李。下女不知就裏。問因甚事。如此急急的搬家。章筱榮急得躁脚道。你管我因甚事。我教你去說。你照

樣去說了便是。下女聽了，不敢再問。報喪一般的跑着去了。章器雋道：「又是甚麼鬼來了？住得好好的房子，這個月還住不到幾日，白丟了一個月的房錢，勞神費力的搬甚麼？章筱榮道：「你快收拾東西罷，不用囉唆了。我難道不曉得白丟房錢？莫說一個月，便是一年，也要丟了。我自道理，你不用管。若再在這房裏多住一天，連我的命都沒有了。你小孩子那裏知道？章器雋見章筱榮說得這般慎重，又見他神色慌亂的樣子，祇道：「這房子要出甚麼毛病，便不再說。留學生家中都沒多少器皿的。」

便是日本人家中無論貧富都沒多少器具，衣服更是有有限絕不像中國富厚人家，動輒幾十口幾百口衣箱十幾房幾十房木器西洋日本全是一樣，縱極富足衣服穿一年兩年即拿出變賣重做新的。

一會兒拾奪好了，房主人來看過房屋，沒得話說，即時搬向早稻田來。次日到警察署，說了爲防家要買手鎗，請發給證明書許可狀。警察照例派人調查家裏的情形，見章筱榮家中像是有錢的，答應了。章筱榮拿了許可狀，跑到獵鎗店，買了桿勃郎林手鎗，帶在身上。五十塊錢，一個買了六個，幫手中有兩個是湖南省寶慶人，一個叫譚先闓，一個叫劉應乾，都略懂一點拳腳，受大亡命客連帶關係，跟隨到日本。大亡命客却不肯出錢供養他，便專一幫着那些有錢的偉人跑腿聽零星差使，隨事括削幾文度日。最希望的是大偉人與大偉人鬧意見，好平空捏出謠言來，不是這個大偉人要與那個大偉人爲難，便是那個大偉人想刺殺這個大偉人。於是兩邊大偉人都要請他們來家裏保護，出外跟隨他們，就見神見鬼的。今日說那房角上有幾個形跡可疑的人，在那裏探頭探腦，懷中還像插着狼重的東西，大約離不了手鎗炸彈。我們過去識破了他，才走開了。明日又造一封匿名信，由郵局投來說多少恐嚇的話。大偉人生命何等貴重，怎敢教他們離開一步。他們的生活全是這般過度。

關人的錢好好的問他，借問他討是沒有的，這道們一出花頭，便幾千拿出來，恐怕人家不要。

譚先闓劉應乾二人一晌都靠着幾手拳腳，在陳軍長康少

將門下吃喝。劉藝舟的戲班子到東京演戲的時候。譚劉二人跟着混了些錢。直到於今幾個月。全沒生意。上門打聽得章筱榮要找帮手。出得起價。人上託人。保上託保。生怕不合式。章筱榮用人之際。豈有不合式的。當下中了選。頒發了五十元身價。那四個是章筱榮的同鄉。身分和譚劉一樣。雖不會拳脚。身體却還壯實。發過身價。章筱榮將原由演說了。誓師一般的要他們同心協力。找着張繡寶。務必努力奪回李萃卿。如敢抵抗。便活活的將他打死。有我姓章的負責。不與你等帮忙的相干。完全是惡少聲口六人同聲應了。遵命。譚先闔道。此去既免不了有格鬪的事。我等須隨身帶着應用的兵器。方不至臨時受窘。章筱榮聽了。躊躇道。手鎗我祇得一桿。還費了無窮的手續。在此地如何找得出。隨身應用的兵器呢。譚先闔道。刀槍棍棒用不着。又要便於攜帶。又要不礙眼。我倒想出一種絕妙的兵器。來了。章筱榮歡喜。忙問是甚麼。譚先闔道。花三塊錢。到五十錢均一店。日本有十錢二十錢五十錢均一各種店號陳列各色貨物價值相等者或十錢二十錢五十錢去買六根簿記棒。祇有尺來長。中間貫了鉛。拿在手中。和鐵尺一樣。非常稱手。若在致命的地方給他一下。也夠受的了。大家聽了。都得意。章筱榮登時拿出三塊錢來。交給譚先闔。教他立刻去買。譚先闔飛也似的去了。須臾汗流夾背的。抱了六根簿記棒來。一人拿了一根。插在褲腰裏。外面一點也看不出。章筱榮領隊。即時出發。乘火車到得橫濱。在山下町日之出旅館住下。次早章筱榮分派了各人分頭探訪。自己到中國會館。問李萃卿沒人知道。至黃昏時候。六人先後回來。都沒訪出下落。章筱榮急得心裏如火。焚。越是想張繡寶和李萃卿同睡時情景。越是難過。整夜不會合眼。誰叫你想連訪了三天。絕沒訪出一點踪影。心想胡壁所說。必是李萃卿隨意捏出事由。騙着總幹事。好請假的。不如且回東京去。或者他還在東京。即不然消息也靈通一點。遂領

着六人復回東京來。此次費了五六百元錢。用了不計數的心血。沒一些兒效果。章筱榮自是氣悶。譚先蘭等六人也無精打采。祇得都以擔任探訪自矢。一有消息。便來報告。章筱榮沒法。祇索由他們去了。既沒了張繡寶。本所的房屋用不着。即時退了。開發下女。將器用一切。都搬入新家來。章器雋免不得尋根覓蒂。大吵小鬧幾場。章筱榮免不得極力溫慰一番。也就沒事。時光易逝。轉瞬過了月餘。一日。忽郵差送了封信來。封套上貼了無數紙條。係轉了數次的一看。還是寫了本所的地名。認得是張繡寶的字。心中喜得祇管砰砰的亂跳。急忙抽出信來看時。又忍不住淚如雨下。不知張繡寶信上寫些甚麼。下文再宣布罷。

評

有錢人家子弟。做正經事。沒有不吝嗇的。其家教然也。然而走壞路。則用錢如泥沙。此則酣豢素封所養成之者。故有錢人家而不有此等子弟者。即濶人永世皆濶。窮人永世皆窮。無教育費。則知識不足。無生活費。則根基不穩。豈但天道講不過去。即人事也不能如此不平。

浙江同鄉會既開會。處置張繡寶。奈何委諸非親非故之章筱榮。以圖卸責。以後種種是非。同鄉會不得辭釀成之責。設當場決議。資送張繡寶回國。豈不乾乾淨淨。

以張繡寶之爲人。豈一樹足以供其大嚼者。李萃卿之外。原不妨加一章筱榮。即章筱榮鞠躬盡瘁之時。亦何不可加一李萃卿。使二難競爽。故以章筱榮一個之惡少。對此蕩婦。已必大有花樣可觀。況已有李萃卿之又一惡少者。而兩雄爭長焉。其鬧出新聞奇事。更可必矣。

大聯珠



中國南洋
兄弟烟草
公司出品

此煙本質既佳
製法亦與眾異
緣是氣味香醇
遠出他煙之上
每罐內有珍飾
價值高下不齊
有時價倍於煙
得者亦是獵彩

